



慧炬

Torch of Wisdom Monthly

民國50年11月15日創刊・民國98年10月15日出版

漢明帝與《四十二章經》

／本刊編輯室

觀音學術研討會側記

／陳清香

臨終關懷的倫理兩難

——以「一碗陽春麵的故事」為例

／周希誠

菩薩，路過人間

／塵襲

544期

蔣哲曲傑 日宗仁波切 菩提道次第略論

人身難得

佛法難聞

佛教徒一生中

能有多少因緣得以在大成就者座下聽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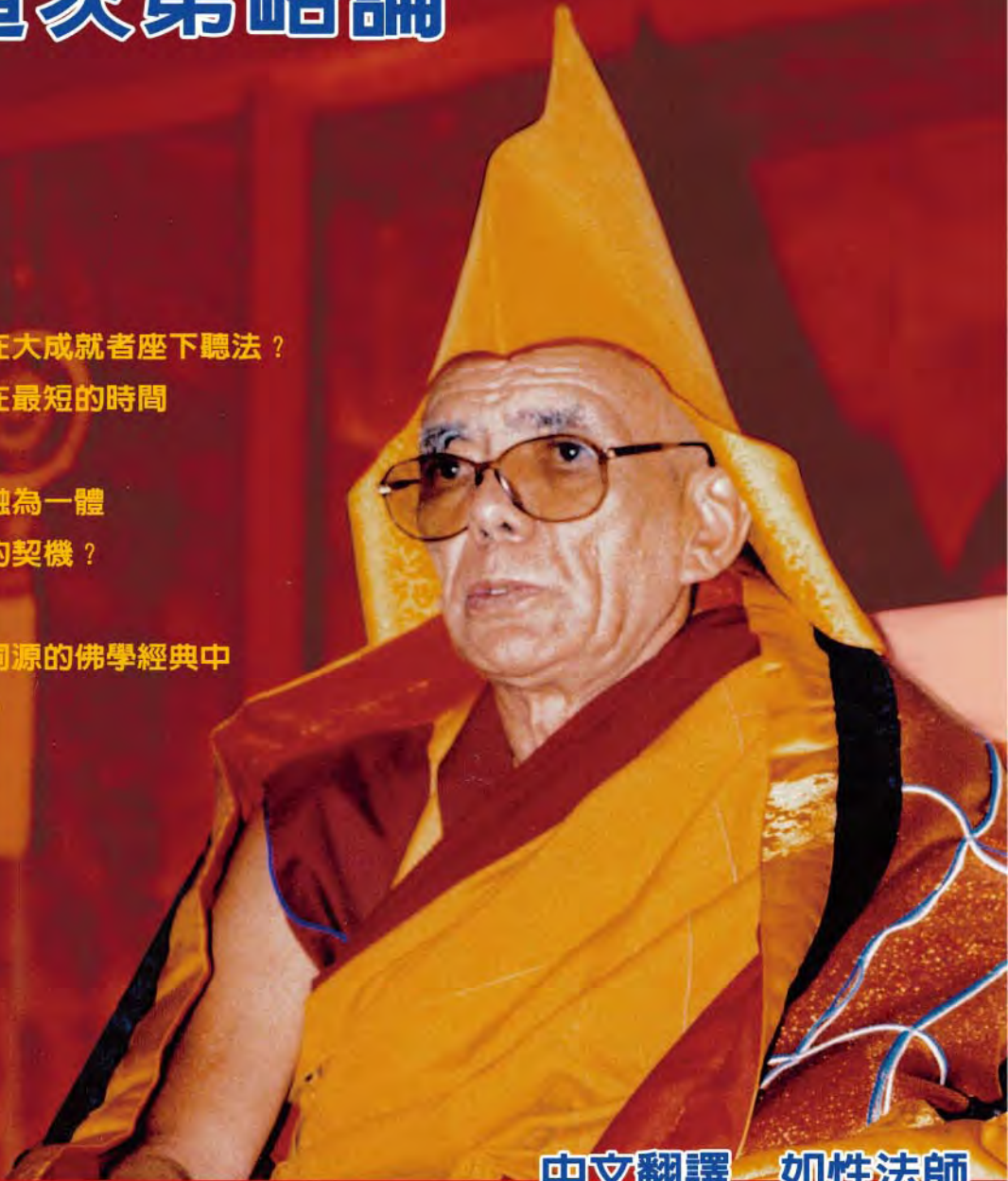
又有多少機會得以在最短的時間

讓完整的佛學思想

與我們的生命軌跡融為一體

並為生命創造深化的契機？

邀請您一起在漢藏同源的佛學經典中
邁向成就佛果之途。



中文翻譯 如性法師

蔣哲曲傑 日宗仁波切

1928年日宗仁波切誕生於印度，由尊貴的 第十三世達賴喇嘛
認證為日宗祖古，後於三大寺長期學習，獲得第一等格西學位。

日宗仁波切曾任哲蚌寺洛色林僧院及下密院方丈多年，並應各
國學生與弟子之邀至海外弘法，是最受大眾景仰之藏傳佛教上師
之一。依藏傳佛教格魯派傳統，「蔣哲曲傑」和「夏巴曲傑」二
法座的持有者，將輪替登上格魯派教主「甘丹赤巴」法座，而日
宗仁波切乃下任甘丹赤巴座主第一順位人選。

《菩提道次第略論》

《菩提道次第略論》是藏傳佛教格魯派祖師——宗喀巴大師，總攝三藏十二部經典要義，
按下士道、中士道、上士道之修行，由淺入深、循序漸進，詳細導示具緣眾生成佛之次第而
編成的論著。

本論擷取《菩提道次第廣論》之精華，於「下士道」教授皈依師、暇滿、無常、三惡趣苦、
歸依、業果；於「中士道」傳授跳脫生死輪迴的四聖諦；於「上士道」講授發菩提心及六度
四攝之菩薩行。不論修習漢傳或藏傳佛教，本論都是教導如何修行成佛的重要論典，是任何
根機的行者、有心成就佛果的弟子，不可不認識、不可不學習的慧命寶典。

主辦單位：中華慧炬佛學會、慧炬雜誌社
www.towisdom.org.tw

諮詢專線：上課請事先報名(詳情請參閱慧炬網站)
(02)27075802分機202、217
(12/10前可代訂住宿)

上課地點：劍潭海外青年活動中心

(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16號，捷運劍潭站2號出口直行10分鐘)

上課時間：2009.12.19~2010.01.08，每週二、三、五、六、日，晚上7:00~9:30
2010.01.09~2010.01.31，每週二、三、五，晚上7:00~9:30
2010.01.09~2010.01.31，每週六、日，下午2:00~5:00

科技昌達的今日，傳播媒體呈現多元發展，收看弘法講經節目已變得極為便利；而禪七、佛七等短期閉關的共修活動，更是終年舉行；藏傳、南傳許多大修行者受邀來台傳法；大小寺宇如雨後春筍，四處林立，據估全國佛教團體已達數以百計之多。佛法資源如此豐富，愛好佛法的同修道友們，更應珍惜因緣，盡心盡力、如實奉行佛陀教理，護持正法，以促進人間淨土的實現。慧炬亦將秉持周宣德老居士傳承的宗風，繼續為提昇大學青年學佛風氣而默默耕耘，做個佛法的播種者。

本期經典專題除續登自立法師與蘇行三博士有關《四十二章經》的宏文之外，也特別轉載印順導師針對本經傳抄譯本和譯者的考證及研究。《大智度論》卷九曾提出抉擇佛法時，「依法不依人」等四個依從準則，《四十二章經》經文深入淺出、說理臻善，對修學有實用意義，是無庸置疑的。至於該經傳譯者的身分，又是否為最早東傳漢譯經典的學術辯證，似已不是那麼重要了。

本期「無盡寶藏」刊載《一碗陽春麵》作者周希誠醫師，探討「臨終關懷的倫理兩難」一文，與您分享安寧療護中所謂「生死兩相安」、「生死兩無憾」，與「全人、全家、全隊、全程」的觀念。「二十世紀學佛青年應如何發揚孝道」分享為何佛弟子，是孝道最徹底的奉行，開解常人因對佛法認識不清，致生種種誤會的糾結。陳清香教授「觀音學術研討會側記」，追溯了觀音信仰的源流與龍山寺主尊風格的評析，讓人對觀音菩薩的悲願與慈心更加生起虔信、仰慕。

判斷法相莊嚴，有珍寶嚴飾的尊像是菩薩像，極為容易，但鑑別計程車裡外表粗獷、衣著素樸的司機是否為慈悲行者，則需留心體會。最後推薦「菩薩，路過人間」一文，邀請您與作者一起從車內的後視鏡，照見菩薩垂眉的雙眼。以上諸篇敬請參酌。🕉

中華民國98年10月15日出版
Oct. 2553 B.E./2009 C.E.

創辦人 周宣德
名譽董事長 沈家楨
董事長 莊南田
發行人 陳榮基
社長 吳永猛
藝苑主筆 陳清香
地址 10656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
電話 02-27075802
傳真 02-27085054
郵政畫撥 0003484-5慧炬雜誌社
網址 www.towisdom.org.tw
電子信箱 tow.wisdom@msa.hinet.net

中區分社

社長 黃崇仁
總幹事 朱家豐
地址 台中市南區學府路199號2樓
電話 04-22217339
傳真 04-22229520

南區分社

社長 郭森滿
總幹事 龔顯榮
地址 台南市中山路90號13樓
電話 06-2881677
傳真 06-2881678

免費贈閱 歡迎助印

助印方式 全年十二期(十冊)

台灣地區 新台幣捌佰元(NT\$800)

港澳地區 航空/US\$40 水運/US\$33

亞洲地區 航空/US\$42 水運/US\$36

其他地區 航空/US\$45 水運/US\$36

美術編輯 睿奇森創意 richsense creative

印刷 鴻霖印刷傳媒事業有限公司

編輯室筭記 1

經典專題

《四十二章經》講記(二) 自立法師 3
《四十二章經》選錄(二) 蘇行三 12
漢明帝與《四十二章經》 本刊編輯室 23

藝苑精華

觀音學術研討會側記 陳清香 33

佛理抉微

菩提道上(二六六) 仁俊長老 40

無盡寶藏

臨終關懷的倫理兩難
——以「一碗陽春麵的故事」為例(一) 周希誠 42

智海珠璣

二十世紀學佛青年應如何發揚孝道 蔡榮雄 51

菩薩，路過人間 塵 襲 59

飛瀑流泉

活動訊息 63

慧炬申謝 64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誌字第1121號
中華郵政台字6372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版權所有·轉載請註明出處

《四十二章經》講記 (二)



● 自立法師

由於鳥窠禪師對佛法已有相當領悟，且修持嚴謹、道風遠播，因此，各地學者、行人均不辭辛勞，絡繹不絕登山拜訪，向他請益。既然禪師的盛名如此受人景慕，做地方官的大詩人白居易，當然也不例外，於是利用公餘之暇特地造訪。

當身為刺史的王居易與鳥窠禪師初次見面，說完客套話，就直接向禪師問道：「請您簡單、扼要地告訴我，整個佛法的大意是什麼？」禪師答：「居士是要問整個佛法的大意，是嗎？其實只有『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個大字。」白居易聽到這樣的回答，感到非常失望，心裡叨念著：「我可是個地方大官，辛辛苦苦才得以拜望這樣鼎鼎有名的禪師，原以為能夠得到與眾不同的佛法啟示，沒想到只能聽到老生常談的兩句話，多沒意思！」於是，他冷漠地回應：「這八個字沒有什麼稀奇呀，連三歲的小孩也會講！」「對！三歲的小孩也會講，但是八十歲的老翁不一定做得到。」鳥窠禪師嚴肅地回答。

從鳥窠禪師的公案不難得知，佛法的道理是說起來簡單，做起來卻是不容易的。三歲的小孩當作歌謠唱當然是沒有問題，但是，一般人真能做到完完全全遵循佛法、棄惡揚善嗎？所謂真理的探求，並非僅止於對佛像或經書的恭敬虔誠，而是要在日常生活當中的行、住、坐、臥體現，在每一個細微的念頭分辨善惡是非、了別因緣生滅，這才是佛法的精髓，才是實踐了整個佛法的心要。因此，任何年齡、身分的人都必須依止「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八字箴言，也就是



「止惡行善」，否則，即使懂得再深的佛理，也不夠資格說自己是個真正的佛教徒。

本經第四章題目是〈善惡並明〉，說明善與惡的定義。上面介紹的故事，在佛教史上，甚至一般佛教徒，都是能夠輕易理解的。接下來，再分享一位宋朝禪師的故事。

宋朝有一位思業禪師，對於因緣果報的業力問題，每天都念茲在茲。原來打從他的祖父開始，俗家都是以屠宰為生，不知道殺害過多少生命。而具有宿世善根的思業禪師，披剃前就極富慈悲心與同情心，總希望能夠遏止家族事業所共同造下的惡報。然而在長輩的冀望下，身不由己的他，仍是得學習作一位職業的屠戶。終於在某一天早上，他生平第一次拿起刀子，橫了心，猛勁將鋒利的銳刃直刺進豬的身體裡，當時豬隻響天般淒厲的哀嚎聲，深深震撼著他的心弦，激起無限的悲憫與哀痛。當下，還是俗家子弟的思業禪師隨手摔棄利刃，從此「放下屠刀」，並毅然落髮出家，走入空門。倘若是常人，承襲上一代的祖業，必將屠宰殺生之事當作習以為常，認為是正當的職業，何況憑著自己的氣力和本錢餬口飯吃，也沒有什麼不對的地方！然而，凡夫與佛菩薩的分別就在這一念，凶殘的心猶如夜叉，而慈悲心腸則與佛菩薩同，二者皆是心的作用，差別只在迷悟之間。所以，即使是殺罪貫盈的屠夫，若能返照自心，去除內心的貪瞋癡，清淨心顯露的當下，就與聖者無二無別。

思業禪師出家時，曾經講過四句偈：「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因為昨天的他還在造殺業，就像專門吃人的羅刹鬼，但是今朝心態已經改變，生起了慈悲心，像是菩薩的面孔，低眉垂眼。換句話說，善與惡只有一念之差，要改惡為善絕對是易如反掌的。學佛弟子喜愛跪在佛菩薩的面前，瞻仰、祈求、凝視菩薩的面容，即是因為菩薩的面容慈悲，令人安心歡喜！若眼前是夜叉青面獠牙的怒目切齒像，只怕再虔信的弟子都會逃之夭夭。所以學佛之人

應該切記，懷著夜叉心作惡，地獄有我們的分，唯有惜福行善，成佛才有我們的位置。只要努力止惡行善，每個人都能有一張菩薩的慈藹面容。也別忘了，佛法並不是絕世棄俗的高深學問，而是日常生活、舉止行動當中表現出的每一念利他善心。

轉重令輕

佛言：人有眾過，而不自悔，頓息其心。罪來赴身，如水歸海，漸成深廣。若人有過，自解知非，改惡行善，罪自消滅。如病得汗，漸有痊損耳。（第五章）

佛對眾生開示曰「人有眾過……」，只要是人，包括在座的諸位以及我，都免不了會在有意或無意間犯下了過失。有的時候是有心的，明知故犯；有的時候卻是在無意中植下了罪惡的種子。所以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懂得懺悔思過。

「悔」，就是悔改，佛教說「懺悔」，梵語稱「懺摩」，懺摩的中文意思就是悔過。這種名稱在佛學上稱為「華梵並舉」，即是這個名詞包括了華、梵兩種文字。有了過失，就要改正，能夠悔改，身心才能夠得到清淨。假使一個人犯了過失，卻不認為自己有錯，反而覺得所作所為是對的，不肯承認過犯，毫無悔意，像這樣的人，恐將難以從無明的囚籠之中脫身而出。所以，佛教主張犯了過錯，應當發露懺悔。佛住世的時候，即要弟子依著所犯過失的輕重，在大眾或者他人面前乞求懺悔；後來佛入涅槃，大乘佛教興起，就改在佛菩薩聖像前乞請懺悔。假如有了過犯不知悔改，而「頓息其心」，讓犯罪、錯誤的心理安頓、停息在識田習氣中，如此則會「罪來赴身，如水歸海，漸成深廣」。「罪」，即是罪過。認真說來，「罪」和「過」兩者是有差別的，過是



無意而犯；罪卻是有心造成的，所以有大、小、輕、重之分，這是我們必須瞭解的。

就世法來講，犯了罪，抵觸國家法律，就會受到制裁。以佛法來說，則是以佛陀制訂的戒律，規範佛弟子「諸惡莫作」，所有不該做的事卻做了，就是犯罪（戒）。佛經上說：「有罪當懺悔，懺悔則清淨。」當我們犯了罪，要能知過必改，誠心悔過，身心才能得到清淨。反之，若無絲毫悔愧之心，永遠把自己的罪過覆藏著，那麼心理、生理都將痛苦不安，永遠無法得到清淨、自在。再者，假使有了過失，不能悔改，這許許多多的罪積聚一身，就像是水的匯集，涓滴成河，最後終成百川歸於大海，水越來越多，罪障越來越深重。

「若人有過，自解知非」，謂一個人有了過錯，有了不軌的行為，自己能夠徹底瞭解、覺悟，知道自己的不對。晉朝文人陶淵明在〈歸去來辭〉文中，有句「覺今是而昨非」的名言，惕勵世人覺悟過去錯誤的所作所為，從今天開始洗心革面、改往修來，不再掩蓋、覆藏自己的過錯，重新做人。俗語亦云：「昨日種種，譬如昨日死；今日種種，譬如今日生。」這樣的警語雖然淺白，但卻是做人處事最受用的格言，能明白自己的對錯是非，是最難得的事。「改惡行善，罪自消滅」，言既知過去不對，就要悔改，不僅如此，還要進一步積極地行善。所謂「應觀法界性，一切唯心造」，世間所有的善與惡，都是由心所造作的，「罪」本身沒有自性，沒有永遠固定的罪愆。懺偈也說：「罪性本空由心造，心若滅時罪亦亡。」罪業本是沒有實體、沒有自性，要是能夠滅盡心的造作，不再存有為非作歹的念頭，罪就自然消失了。

《華嚴經》說：「菩薩知諸業，不從東方來，不從南、西、北方四維上下來，而共積集，止住於心，但從顛倒生，無有住處。」意思是說，做了菩薩，就知道眾生的罪、業障是從何而來，它不是從東、南、

西、北四方上下無端飛來，而是由我們內心一時的顛倒、糊塗，慢慢積累，才造出種種罪業。罪的本性是空的，但是造了罪就必須受果報。所以知道一切唯心造，犯了過失，就應該好好地懺悔、反省，從此以後不再犯過，而要積德行善，這樣，罪自然而然就可以消滅了。

「如病得汗，漸有痊損耳」的「痊」，是指病已經痊癒；「損」，是說病苦已經消滅了。舉個譬喻，好像身體感冒或受寒著涼，全身畏冷，但是服藥排汗後，病也就好了。懺悔罪過，就像病了能夠出汗，漸漸痊癒，恢復健康。如果能依法實修，罪業自然能漸漸消滅，身心就可以獲得清淨自在。古云：「人非聖賢，孰能無過？知過能改，善莫大焉。」我們既不是聖人，也不是賢人，哪能免得了過失呢？有了過錯，只要能夠悔改，前途一定是坦然光明的。

身為至聖的孔子，曾坦白自述其為學與做人的歷程，證明他亦非天生就是十全十美的「完人」。孔夫子說：「吾十有五，而志於學，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孔夫子到了十五歲才立志求學，三十歲才能夠獨立，四十歲對所有世間的事情，才能看得清清楚楚，不被環境所迷惑；一直到了七十歲，孔子才能夠隨心所欲，不會犯了規矩。試想，聖人到了七十歲才不會違犯過失，一般人要做到不犯錯又談何容易呢！《禮記·中庸》謂：「知恥近乎勇。」恥，就是恥辱、羞辱。知道自己做得不對，感到恥辱，勇敢承認自己的咎過，這樣才有自新的機會，才能真正得救。佛諺也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痛苦從何而來？就是罪業所召感的，雖然苦海沒有邊際，一片汪洋，但回頭即是法岸。

以肉身證道的慈航菩薩，在即將圓寂之前，曾寫了一首偈語，共有十六句，前四句云：「奉勸一切徒眾，時時反省為要；每日動念行為，檢點功過多少！」慈航菩薩提醒不論是出家弟子，或是已皈依的信徒，要時時刻刻自我反省，檢視每天所起的念頭，一舉一動所表現、





所講的話，何者是對自己有功勞，對別人也有利益的；何者是損人而不利己的。如《了凡四訓》中的袁了凡居士，本來不會長壽，不會做大官，也不會有兒子，但後來遇到雲谷禪師，開示他行善悔過，一生的命運就改變了。原來雲谷禪師要了凡居士立「功過格」，每天詳列自己的功勞與過失，並計算功過。從此，立志行善三千條的袁了凡，終於轉變了命格，也幫助許許多多的生命改變了一生。

在座的善友也許不曾參加過童子軍，但一定知曉童子軍的名言是「日行一善」；身為一個佛教徒，對自己也應該要有「日行一善」的要求，不管起心動念，或者舉手之勞，都是善行的積累。能夠每天做一件好事，用觀照的功夫，不打壞主意、不做壞事，這樣積功累德，將來一定有很好的果報。希望大家能夠時時刻刻反省，勉勵自己。

忍惡無瞋

佛言：惡人聞善，故來擾亂者，汝自禁息，當無瞋責。彼來惡者，而自惡之。（第六章）

前面一章，佛陀訓誨眾生需改過遷善，本章接著說明若因改過向善，反受到他人的嫉恨、破壞，因而產生畏懼，不敢持續善行的對治方法。佛再勉勵我們，若遇壞人故意來擾亂、破壞自己的善行，做為一個佛教徒，這時應當更要有修養功夫，必須克制自己，沈靜下來，以忍耐的態度來對待他，不可心生瞋怨或是責怪他人，甚而衝動發脾氣，才不會發生罪惡且不愉快的意外。「彼來惡者，而自惡之。」意指對方懷著惡意，要來破壞我們的道心，這時要用忍辱的功夫包容、忍讓，說不定還能使他受到感化。不然，惡人作孽造罪的壞事，終有一天，會令自己反而受害。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壞事做多了，一定會自食其

果。試看「忍」字，就是將利刃插在心上，能夠行忍辱，不起瞋恨心，自然不遇仇敵而平安無事。以上是佛法的忍耐修持，下面再講世間法中有關儒家的忍耐功夫。

在中國唐朝的時候，有一位名叫婁師德的君子，他有個弟弟在某一天奉了朝廷的命令，要到很遠的代州（今山西代縣）去做官。當哥哥的知道弟弟向來脾氣暴躁一點，所以他臨別贈言，勸誨弟弟說：「你這一趟出遠門，待人接物都要忍耐，不能發脾氣。」「哥哥，您放心！我保證一定會忍耐。縱然有人欺負我，把口水吐到我臉上，我就把它擦乾，絕對不會跟對方計較，也不會同他吵架。」婁師德的弟弟如此向哥哥承諾。一般人多會認為這種忍辱的功夫已經到家了，但是婁師德更進一步提醒弟弟：「這樣還不夠，要知道，人家會吐你口水，心頭一定是極為忿恨不平，如果馬上將臉上的唾液擦去，恐怕還不能消其怒意。所以你就讓口水自己風乾，這樣才會止息對方的怒火。」成語「唾面自乾」的典故即由此而來。其實「唾面自乾」仍是世間賢人的操守，作為一個佛弟子除了忍辱，還要能對自己的冤親仇怨生起慈愍的大悲心才是。

惡還本身

佛言：有人聞吾守道，行大仁慈，故致罵佛，佛默不對；罵止，問曰：「子以禮從人，其人不納，禮歸子乎？」對曰：「歸矣！」佛言：「今子罵我，我今不納；子自持禍，歸子身矣！」猶響應聲，影之隨形，終無免離，慎勿為惡！（第七章）

釋迦牟尼佛對弟子說：「有人聽我遵守正道，力行大仁大慈，因此生起嫉妒心，故意誹謗我，當面侮辱、刻薄地惡罵我。」原來釋尊成





佛、說法以後，因具足圓滿的福德智慧，很快就得到眾人的擁戴、追隨。在當時有很多外道，眼見自己的信徒改變了信仰，都成為佛教徒，因此非常嫉妒，懷恨在心，常常想盡各種方法要來謗佛。被詆毀、中傷的釋尊只靜默、緘口，也不理睬，任由他人笑罵。試想，如果對象換成了常人，無緣無故受了一個陌生人的粗言惡語，會有什麼反應？就算不與對方打鬥，也非得同他呵斥幾句，才能夠消除心頭的氣。但是，佛陀極有智慧修養，於是等對方罵夠了，才反問：「當您拿著一份禮物去送人，要是受禮者不領情，不肯接納，這份禮物是不是仍然由您自己帶回去呢？」對方回答說：「是的，我當然會收回！」佛又道：「您現在這樣的辱罵，就好比送禮物給我，而我沒有接受，還是要您把罵人的罪過帶回去的。」釋迦牟尼佛勉勵眾生不要隨便做壞事，因為一定會有果報。佛陀舉了「猶響應聲，影之隨形」的譬喻。好比朝桌子敲一下，馬上就有聲音響起；又好像到深山裡大叫一聲，立刻就會有回音。這是「猶響應聲」。「影之隨形」是指站在有太陽或是燈光照射的地方時，影子一定不離形體，永遠跟隨著。要是對影子說：「不要跟著我吧！」也不可能成真。同樣的，做了壞事卻希求罪過不會受到報應，是異想天開的事，因果報應絲毫不爽，就像聲音的回響和影子的隨身，是不相捨離的。故釋迦牟尼佛勸世人「慎勿為惡」，不應無故罵人、謗人，因為誹謗佛、法、僧三寶的罪過太大了！一旦惡貫滿盈，最後一定會自取其禍、自食其果。

當釋迦牟尼佛要圓寂的時候，弟子請示佛陀：「佛住世時，一切問題都有世尊隨時開惑解疑，要是佛入了涅槃，有惡徒前來搗蛋、擾亂，弟子們該怎麼辦？」佛回答：「默擯——不要理睬！」這個功夫是最高明的。所以，不論遭到詆毀、詈罵、侮辱，只要靜靜以對，罵人的罪過自由對方承擔，受辱者並沒有任何損失，這一點，一定要牢牢地記在心頭。前面一章說明要是惡人向我們起了瞋恨，並來擾亂，佛子



應該以最大的忍辱力去降伏。本章正好是上一章「彼來惡者，而自惡之」的事實證明。

塵唾自汗

佛言：惡人害賢者，猶仰天而唾；唾不至天，還從己墮。逆風揚塵，塵不至彼，還坌己身。賢不可毀，禍必滅己。（第八章）

佛說，如果壞人想陷害賢良的人，就好像把頭仰著，對著天上吐唾沫，吐不了多高，最後還是會掉落到自己的臉上。佛陀接著又舉了一個「逆風揚塵」的譬喻，意指中傷聖者，猶如站在逆風處投擲灰塵，可是「塵不至彼」，不但沒有辦法拋擲到對方身上，反而「還坌己身」，被風把灰塵吹回自己的身上。在聽了佛說的譬喻之後，就知道像佛陀這樣的聖者或是賢良之人，不但毀謗不了，也沒有辦法傷害，最後一定會「禍必滅己」。時常動壞腦筋，存心不良的惡人，結果必定招來禍患、自食其果。佛教是講因果的，陷害人家的結果還是自己吃虧。前一章已經說明無故毒罵、誹謗佛陀的罪過極深，同樣的，對於世間的賢人也不該隨便以言語傷害，這是本章所強調的。

參、結 論

以上四至八章經文的法義闡釋，是佛陀苦口婆心引用種種淺顯、生動的譬喻，訓導眾生世出世間法不離因果的五乘通義，實在引人入勝，足以讓人深深反省，也令人回味無窮，不啻為學佛弟子精進行道、慈悲修慧的最佳指引，希望大家能共勉之。🌀（全文完）

本文整理自自立法師〈佛說四十二章經講記〉
民國七十九年講於菲律賓隱秀寺太虛講堂

《四十二章經》選錄(二)

●蘇行三博士

第二十一章 名聲喪本

佛言：人隨情欲求於聲名，聲名顯著，身已故矣！貪世常名，而不學道，枉功勞形。譬如燒香，雖人聞香，香之燼矣，危身之火，而在其後。

有的人被世情所蒙蔽，被欲望所繫累，汲營盲目地追求虛浮名聲，等到聲名顯赫，得到所有人的矚目，殊不知無常隨侍在側，生命的終點亦即將到站！這樣看來，求名索譽的代價何在？戰國時代著名的思想家楊朱，認為一個人辛辛苦苦一輩子，才可能求得了身後的虛名，但這種虛名，豈足豐潤枯骨？這樣的見解說得何等真切！好多人貪慕庸俗，最喜歡的是世間聲名，浪費時間又勞苦身體，只得到不合實用的名譽，而錯失修學成佛的大道，真是可憐極了！眾生對名譽的汲汲營營，就好比燒香一樣，香在燒時，雖然可讓人嗅到香氣，但可惜得很，那一炷香最後仍是要燒成灰燼的！

第二十二章 財色招苦

佛言：財色於人，人之不捨，譬如刀刀有蜜，不足一餐之美，小兒舐之，則有割舌之患。

世人迷戀的金錢及女色是最難割捨的，被財、色吸引的危險，遠比其他一切欲望來得大，若是過度貪戀執取，就有如一把銳利的刀，刀口塗著蜜，貪甜的小孩不識危

險，眼中只見蜜糖，就用舌尖舔舐，結果當然會被刀鋒割傷舌尖了。

第二十三章 妻子甚獄

佛言：人繫於妻子舍宅，甚於牢獄，牢獄有散釋之期，妻子無遠離之念；情愛於色，豈憚驅馳？雖有虎口之患，心存甘伏，投泥自溺，故曰凡夫。透得此門，出塵羅漢。

一般人貪執於親眷之情，為妻、兒、房舍，勞神役形，所受的苦實比受牢獄之災更加折磨。因為違犯法律被判罪服刑，還有罰期屆滿出獄之時，但被妻、子親情所纏縛的心，可是無期徒刑，不會有假釋之日。男人為女色所迷，就會被情愛的枷鎖囚禁；因為盲目執迷，所以不顧身體受苦，也要竭力博得嬌妻的歡心。雖然有時冒著如入虎口的危險，也甘之如飴，若因此陷入泥淖而亡，亦無任何悔愧，此即淪為凡夫俗人的根源。若有人透析男女情愛是最危險的陷阱，進而逃出這禁錮的門牆，也就跳出情欲的塵惑了。

第二十四章 色欲障道

佛言：愛欲莫甚於色，色之為欲，其大無外。賴有一矣，若使二同，普天之人，無能為道者矣。

生為男身，若迷戀於世間的財、色、名、食、睡等五欲，沒有任何一欲，比得上對女色的強烈貪婪。俗語謂「色膽包天」，即意指女色所能誘起的男人欲念，大到無法用文字詳明，仿如天的廣大，也是難以用語言解釋的。而「色膽」還能「包天」，就更不難



臆測「色之為欲」的危險性。色欲猶如幽暗的烏雲，最能障礙修行者學道的心，如果五欲中，尚有其他貪欲，像色欲一樣強大，恐怕常人要走上修學成佛、離苦得樂的道路，就更是難上加難了！

第二十五章 欲火燒身

佛言：愛欲之人，猶如執炬，逆風而行，必有燒手之患。

貪戀於愛、欲的人，好像夜行者為了照明，手拿著火炬迎風而行，執火把的手，一定會被火燒傷的。這一譬喻是說學道的人，如果被愛欲所迷，必定會被愛欲所破敗，而無法成道。

第二十六章 天魔燒佛

天神獻玉女於佛，欲壞佛意。佛言：革囊眾穢！爾來何為？去！吾不用。天神愈敬，因問道意。佛為解說，即得須陀洹果。

宇宙有十法界，分為聖、凡二界，聖界是羅漢、辟支佛、菩薩及佛等的莊嚴處。凡界又稱娑婆世界，或三界，即欲界、色界、無色界。欲界，是有形有欲的五趣眾生雜居處；色界，是有形無欲的梵天眾處；無色界，是無形無欲的天眾所居處。六欲天分為四天王天、忉利天、須夜摩天、兜率天、化樂天、他化自在天。欲界之帝釋天眾，及色界之梵天眾，總稱天神。

當佛初成道時，坐在菩提樹下，有第六欲天天主，為魔王之一，名波旬，擁無量眷屬，其將「欲妃」、「悅彼」、「快觀」、「見從」四位貌美而身軀潔白如玉的天女獻於佛，存惡意來破敗佛成正覺

的心。四玉女詣於佛前，綺語作態，願侍晨昏。面對魔女的引誘，佛陀只說：「汝等形貌雖好，但心不端正，只是革囊（人的軀體）內盛屎尿而已。無論你們的目的為何，請從來處回去吧！」魔王波旬及其眷屬見佛不為一切外境所迷，心生恭敬，並向釋尊請益成佛的道理，佛乘機為之解說；魔王被化，即斷三界之見惑，而得須陀洹果。

第二十七章 無著得道

佛言：夫為道者，猶木在水，尋流而行；不觸兩岸，不為人取，不為鬼神所遮，不為洄流所住，亦不腐敗，吾保此木決定入海。學道之人，不為情欲所惑，不為眾邪所撓，精進無為，吾保此人，必得道矣。

修習佛法的人，應該要像一塊浮在溪水上的木頭，在跟著水流前進之時，要不被兩旁的溪岸牽絆著；不被人拾撿；不被鬼神所阻撓；不被渦旋捲走。最重要的，也必須讓自己不能腐壞，一心跟著水流飄遊，佛陀擔保這塊木頭一定能流到大海裡。修道者也好像浮木，要不被世情五欲所迷惑，如同木頭不觸兩岸；不被男女之私愛所纏，就是不為人取；不被見思二惑戲弄，就是不為鬼神所遮；能直心正念修持精進，即是不為洄流所住。對佛法有信心，相信佛性本具，就像木頭不會朽敗；佛陀也承諾這種人必能得道入聖。

第二十八章 意馬莫縱

佛言：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慎勿與色會，色會即禍生；得阿羅漢已，乃可信汝意。



行者必須留意，不要讓自己的心被外境事物所勾牽，因為心是靠不住的；如果放任自心追逐，就會被外塵迷惑。更加要小心的是男女情愛的纏縛，若耽溺於欲望享樂，將召來種種麻煩禍害，更可能錯失成道的機緣。《佛說優填王經》云：「恩愛一縛著，牽人入罪門。」修道者在解脫之前都要刻苦行持，嚴格約束自己，等到成就阿羅漢以上的果位，那時的心，不為愛欲所繫縛，能夠遊於物外，才算是靠得住，稍稍可以信任。

第二十九章 正觀敵色

佛言：慎勿視女色，亦莫共言語；若與語者，正心思念：我為沙門，處於濁世，當如蓮華，不為泥污！想其老者如母，長者如姊，少者如妹，稚者如子，生度脫心，息滅惡念。

《六祖壇經》言：「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戒行清淨的沙門對與異性的相處尤須謹責，不犯威儀，出家眾如果不得已須和異性講話，應以正念守護其心，提醒自己是一個勤修戒、定、慧，息滅貪、瞋、癡的沙門，身處五濁惡世，應該像一朵潔白的蓮華，不為污泥所沾染，而越顯香潔清白。以比丘而言，對方若是年邁者，就視為自己的母親；要是比自己稍微年長，則待如姊姊；年紀小的就當作妹妹；年幼的則視如兒女般疼惜。行者的心裡應專注於幫助信眾學佛、脫離苦海，引渡到極樂淨土，這樣邪惡的念頭就不會產生。

第三十章 欲火遠離



佛言：夫為道者，如被乾草，火來須避，道人見欲，必當遠之。

修持佛法的人，身上像穿著乾草編做的衣服，要是看見了火種必須趕快走避。學道者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如乾草；世間色、聲、香、味、觸、法六塵如烈火，所以要遠離妄想的攀緣，不然道心就可能因此被燒敗。

第三十一章 心寂欲除

佛言：有人患淫不止，欲自斷陰，佛謂之曰：若斷其陰，不如斷心！心如功曹，功曹若止，從者都息；邪心不止，斷陰何益？佛為說偈：「欲生於汝意，意以思想生；二心各寂靜，非色亦非行。」佛言：此偈是迦葉佛說。

佛陀又說，若有人不能停止患淫的行為，為了對治慾念而想毀傷自己的身體，還不如努力於斷除傾慕女色的心！貪執的心就像是個權貴者，總有一班伺候的奴才，若沒有貧賤富貴的分別，也就不會有隨侍的扈從。同理，一個人若不能根除慾望，就算殘害身軀也是沒有用的。佛陀再引迦葉佛的偈說，其意為：色欲心的產生，先是心裡有所思量，腦海中才浮現幻像，由此引出使幻像實現的意境，當意境構成後，才發起好色的欲心。所以迦葉佛說，若有眾生欲調伏自心，首應照護自己的佛性，使其保持純潔，如出污泥的蓮花。這樣一來，邪思就會慢慢的減少，而終歸寂滅；思想寂靜，意境亦隨之寂靜。思意二心，既已各自寂靜，此時女色只是鏡中花，沒有真實性，其他一切也不過是水裡月，到底也是空的。依此法調心，心可寂，而欲可除，佛道也可望有成。



第三十二章 我空怖滅

佛言：人從愛欲生憂，從憂生怖，若離於愛，何憂？何怖？

眾生癡迷，誤認色身是真實的，所以照顧執愛無微不至，事事都是為著色身的享用打算，竭盡所能追求世間的五欲，以供一己享受。一旦求不得就憂苦萬分；求得以後，又怕失去，或被搶奪，整天只在憂怖裡討生活，這種癡迷何等之深！這種人又是何等可憐！如果眾生能瞭解色身只是四大因緣的和合，身外的六塵，也只是假相，總有一天緣散而互相分離。故緣會則合，有一日的緣，倒應該快快樂樂，生活隨緣歡喜。行人如能遊心物外，而不為外物所繫縛，即是無憂無怖、自由自在的活菩薩。

第三十三章 智明破魔

佛言：夫為道者，譬如一人與萬人戰；掛鎧出門，意或怯弱，或半路而退，或格鬥而死，或得勝而還。沙門學道，應當堅持其心，精進勇銳，不畏前境，破滅眾魔，而得道果。

修習佛法的人，如同披著冑甲，走上戰場與萬名對手打仗的單身勇士。有的人在戴鎧迎敵時，心生畏懼而不敢上前；或有到了半路，對自己的武藝沒信心，不敢再前進而折返；有的雖上前迎敵，卻因打敗仗而陣亡；也有人憑著勇氣與信念打倒敵人，凱旋而歸。沙門在學道的過程，應將自己視為普通凡夫，而凡夫有見思二惑、我法二執、五欲、六障，及種種迷妄、習氣等，如同面對數以萬計的敵人一般。故要打仗之前，首先需受持淨戒，戒是行者的鎧甲，能令三毒的刀箭不入；

有了戒，堅持向道的心自然不會怯弱。換句更淺白的話說，就像是持素的人，自己已戒殺，見著葷味，心裡自然不起動搖。第二需要修學禪定的工夫，勇於度化眾生，進退有節而不辭勞苦，雖佛道未成，心必不易退轉。第三要有世間一切有為法的事相之智，更要有出世解脫的真理之慧，了知萬法均有生滅，唯因緣和合之實相。如此即可超脫自然，不管前境如何變異、生命是長是短，早已與世無爭了。所以用心辦道的沙門若能如實持守戒、定、慧，必可破滅一切魔障而成就佛道。這裡的「魔」是指見思二惑、我法二執、五欲、六障等無明。

第三十四章 處中得道

沙門夜誦迦葉佛遺教經，其聲悲緊，思悔欲退。佛問之曰：汝昔在家，曾為何業？對曰：愛彈琴。佛言：弦緩如何？對曰：不鳴矣。弦急如何？對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對曰：諸音普矣。佛言：沙門學道亦然，心若調適，道可得矣；於道若暴，暴即身疲，其身若疲，意即生惱，意若生惱，行即退矣；其行既退，罪必加矣，但清淨安樂，道不失矣。

有一沙門在夜裡背誦迦葉佛所遺留的訓誡，誦念聲清哀而急，似乎無法持恆。於是佛陀向他探問：「你還沒有跟我學道以前，從事什麼工作？」沙門回答：「彈琴。」佛又問：「那麼琴弦放得太鬆，會彈出什麼音色？弦線絞得太緊時，彈出的又是什麼音色？」沙門又答：「都不成音。惟有諸弦絞准、鬆緊合宜，音韻高低得中，眾音才得以和諧。」佛陀應聲，並勸誡沙門，學道也應如此，莫要急於成道，也不要因懶散而退轉，要有恆心修練，終有一天會開花結果的。若急於看到成就，即會因過勞而身疲，身疲即意懶，



意懶則身、口、意的修持就容易退轉。所以學道者，需要清心淨志、意趣安樂，修學佛法的路自然不會走偏。

第三十五章 垢淨明存

佛言：如人鍛鐵，去滓成器，器即精好；學道之人，去心垢染，行即清淨矣。

鍛煉精鐵的程序，是先以鍛冶爐將生鐵中的雜質以強火燒成滓，浮於軟鐵表面的秕滓，經一次次的鎚擊、鍛燒，才能一層層的除去，等雜質除盡，就慢慢成為質純的鋼材。這種淬鍊過的純鋼才得以製造最好的器物。修習佛道的人，也要像煉鋼一般，將見思二惑、我法二執、五欲、六障，及種種迷妄習氣等垢染物，慢慢地一層一層的除去。心清淨了，身、口、意所發的諸行自然無有垢染；身心清淨，則見道成佛之路不遠矣。

第三十六章 展轉獲勝

佛言：人離惡道，得為人難；既得為人，去女即男難；既得為男，六根完具難；六根既具，生中國難；既生中國，值佛世難；既值佛世，遇道者難；既得遇道，興信心難；既興信心，發菩提心難；既發菩提心，無修無證難。

一個人身、口、意所表露的念頭及行為叫做業，平時貯藏在八識田裡，成為種子；一旦世壽享盡、種子成熟時，生命就會隨著業因及宿緣轉生，一點兒都由不得自己作主選擇。所以佛說人在世時，能

夠曉得勤修十善、厭離惡道，而得轉生為人確實是難；已得生為人，不做被情執牽縛的女人，而生為大丈夫更難。《大毘盧遮那成佛經疏》說：「男是智慧，故為首；女是三昧，為次之也。」智是瞭解世間法，慧是通達出世法，故能度己度人；三昧是學定，使心靜而不散亂，只在自度，故得為男身難。既得生為男，眼、耳、鼻、舌、身、意等六根倖得端正，又有緣得生在殷富、文化兼容的國家很難；有幸生在思想開明的國家，且值佛在世亦難；若得生於佛住世時，但有機會聞佛說法，或與懂佛法的人來往難；有機會得遇善知識，但對佛法具足信心更難；有深信佛法的心，同時對眾生起無緣大慈、同體大悲的菩提心難；為了利益有情而發無私的慈悲心，精進修持念佛或其他法門，而不求取神通、感應，這樣的修持才是難上加難的事。

第三十七章 念戒近道

佛言：佛子離吾數千里，憶念吾戒，必得道果。在吾左右，雖常見吾，不順吾戒，終不得道。

佛子二字，不單指出家剃髮，身披袈裟的僧尼，而是泛指受皈依戒的一切眾生。故佛言，若有佛子雖然肉體離佛幾千里遠，但是心裡常常憶念佛所定的戒律，並恭謹守持，如同時時與佛同在，此等眾生，將來定能成道入聖。反之，若有人日夜跟著佛陀並隨侍左右，但卻不遵守佛陀所定的戒律，這種人仍是沒有希望成就的。

第三十八章 生即有滅

佛問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數日間。佛言：子未知道。



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飯食間。佛言：子未知道。復問一沙門：人命在幾間？對曰：呼吸間。佛言：善哉！子知道矣！

「人命在幾間」的意思是問人的壽命長短應以多久的時間來衡量。在佛陀提問後，有一沙門答：「人命在數日間。」佛說其未懂真理。另一沙門答：「人命僅在一頓飯食之間。」佛也說不對。第三位沙門對曰：「人命在呼吸間。」此指生命乃由一呼一吸持續不斷而能延續，要是一口氣轉不過來，再怎麼費盡心思砌築的華美沙堡，亦會被無常的潮浪浸蝕，在轉瞬間坍塌崩壞。於是佛言：「善哉！子知道矣！」

本章說明人的生命是無常、短促的，只在一呼一吸之間。當肉體出息，不再有人息，即宣告生命的終結。佛於此特意指出無常的本質以提醒佛子，應該勤謹修持，以免臨命終時手足無措、無所依歸。

參、結 論

《四十二章經》集輯佛陀教示弟子解脫世俗五欲束縛，至出家修行、證得究竟解脫的修行法要，凡三藏十二部義及後世古德方便宣說諸義，皆不離此經，不管是修身處世，或學道成佛都有扼要的指導，其義之精富可見一斑，倘能如法修行，最後必得身心的解脫與自在。願諸位善友無論根機深淺，皆能具足信心依教奉行，早日成就菩提大道。🌀（全文完）

本文整理自蘇行三博士〈佛說四十二章經講錄〉
民國四十三年講於菲律賓馬尼拉大乘信願寺



漢明帝與《四十二章經》

● 本刊編輯室

壹、前言

佛教傳入中國的朝代，歷來史學家所公認的，是從「漢明感夢，初傳其道」（《高僧傳》）起始，有關此一傳說最早的記錄，見於〈四十二章經序〉與《牟子理惑論》。《理惑論》是漢獻帝時代的作品（約西元二〇〇年頃），內容說到了明帝夢見金人，遣使求法；而〈四十二章經序〉的敘述，與《牟子理惑論》大體相同而略簡。由於《理惑論》已明顯引用了〈四十二章經序〉的陳述，可推定《牟子理惑論》應曾參考〈經序〉。其實，早在桓帝延熹九年（西元一六六年），襄楷疏上《太平清領書》，已可看見引用《四十二章經》的痕跡（參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前四章）。〈經序〉稱明帝為「昔孝明皇帝」，可見〈經序〉的寫作，是在明帝以後。故推論，漢明帝夢見金人，遣使求法的記錄，約在明帝後（西元五十七年後），到桓帝延熹年間（西元一四六年～一六七一年），這可說是一則極為古老的傳說了！

貳、佛法東傳的時代

佛教在中國流行的時間，事實上，比明帝永平時代要早得多。據《漢書·楚王英傳》記載，建武二十八年（西元五三年），明帝同父異母的弟



弟楚王英至楚國，有「英晚節更喜黃老學，為浮屠齋戒祭祀」一說。永平八年（西元六五年），楚王英奉黃縑白紬三十匹以贖過往積惡，時明帝詔曰：「楚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祠。潔齋三月，與神為誓，何嫌何疑，當有悔吝！其還贖以助伊蒲塞桑門之盛饌。」當時佛教年三（月）齋的受持，出家、在家弟子，與供僧等制度，都已在中土流行，又因受到楚王的信仰與明帝的尊重，佛教發展相當昌盛。更早一些，魚豢《魏略·西戎傳》載：「昔漢哀帝元壽元年（西元前二年），博士弟子景盧（亦作景慮、景憲），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後立者，其人也。」這一傳說，是確有根據的，宋董道《廣臨川畫跋》卷二也敘述此事，謂「引自《晉中經》」。《魏略·西戎傳》云：「後立者，其人也。」《世說新語》注作「後豆」。「後」是復字的訛寫，「復豆」即佛陀的古譯。這是說景盧所受的那卷佛經裡，「佛」字是譯作「復豆」的。魚豢此一記載，可說是佛經的最早傳譯！藉由以上推衍，相信佛教傳來中國的時間，應該要比這些記載還要早些。

參、漢明帝夢中的祥兆

關於漢明帝夢見金人，遣使求法，為佛教初傳之事，《牟子理惑論》有以下的載錄：「昔孝明皇帝，夢見神人，身有日光，飛在殿前，欣然悅之。明日，博問群臣，此為何神？有通人傅毅曰：『臣聞天竺有得道者，號之曰佛，飛行虛空，身有日光，殆將其神也！』於是上悟，遣使者張騫，羽林郎中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於大月氏寫佛經四十二章，藏在蘭臺石室第十四間。時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於其壁畫千乘萬騎遶塔三匝。又於南宮清涼臺，及開陽城門上作佛像，明帝存時，預造壽陵，陵曰顯節，亦於其上作浮圖像。」明帝夢見的神人，〈經序〉作「身體有金色，項有日光」；袁宏所著



《後漢紀》作「金人長大，項有日月光」。項有圓光且為金身色的，這當然是佛。

明帝有此金人瑞夢，雖僅記錄於〈四十二章經序〉，但此金象夢兆，卻是確實見於史書。如《後漢書·明帝本紀》說：「十一年，灤湖出黃金，廬江太守以獻。」在〈明帝本紀〉中，灤湖出現黃金的符瑞，尚未令人覺得與金人有關，但讀到葛洪《抱朴子·外篇》謂：「靈禽嚙啮（眾鳥和鳴聲）於阿閣，金象焜昱（明亮燦爛）乎清沼。」其中「靈禽嚙啮於阿閣」，在漢宣帝、明帝、章帝時代，都是有的，而「金象焜昱乎清沼」，唯有指明帝十一年，灤湖所出黃金一事了。葛洪引了上述記錄，證明符瑞的不召自來，絕非「卑辭所致，厚幣所誘」。〈明帝本紀〉說「金」，《抱朴子》說是「金象」，就顯見應與金人有關，是值得重視的事！

《後漢書·王景傳》也明白的說到：「先是杜陵杜篤，奏上論遷都（《論都賦》），欲令車駕遷還長安。耆老聞者，皆動懷土之心，莫不眷然佇立西望。景以宮廟已立，恐人情疑惑，會時有神雀（就是『靈禽嚙啮於阿閣』）諸瑞，乃作《金人論》，頌洛邑之美，天人之符。」王景的《金人論》歌頌定都洛陽以來的人和天瑞，除「神雀」以外，還特別以「金人」為題，可以想見當時確有「金人」的祥瑞，而不只是《抱朴子》中所載「金象」的傳說了，這是皇漢的符瑞，也是佛教東來的祥兆。明帝時，江淮一帶的佛法相當流行，這從楚王英奉佛、供僧、持齋的歷史記載可得理解，故灤湖發現金象，作為國家的符瑞，而引起在位者對佛教的尊敬，是並不罕見的。

肆、四十二章經的譯本與譯者考證

一、〈四十二章經序〉的疑點





明帝遣使求法，〈經序〉與《牟子理惑論》所敘的求法使，都是實有其人，也多少與西域有關。但說他們是奉明帝的命令前去求法，則有待商榷。首先，眾所周知的西域使者——張騫，到過大月氏，但他是漢武帝時人，比明帝早二百年，是故，派遣先人張騫去西方求法的說法是不太合理的。劉孝標所注《世說新語》引《牟子理惑論》，只說「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而刪去張騫；慧皎《高僧傳》，取使者蔡愔說而不取張騫，大概都是因為察覺到原記載之時代的錯誤！其次，秦景確實在大月氏王使伊存那裡，受過《浮屠經》，但他是哀帝時人，如能活到明帝時代，也接近百歲了，派遣百歲老翁通過流沙、雪嶺求法，當然是不會有的事。再者，王遵是光武時人，《後漢書·隗囂傳》中有他的事跡，不過王遵是軍人，與「博士弟子」的身分亦不相符。

佛法初傳因遣使求法而有《四十二章經》，並被珍藏於蘭臺石室，這是可以肯定的。〈經序〉的作者，只知《四十二章經》是在明帝時代開始流傳，卻不知譯者是誰；聽到明帝有金人的瑞兆，遣使求法，亦不知派遣的是何人，就將與西域有關的張騫、秦景等人寫在上面，這是容或有訛誤的。對此，王琰《洞冥記》說：「初使者蔡愔，將西域迦葉摩騰等，齎優填王書釋迦佛像（來），帝重之，如夢所見也」。王琰說「如諸傳備載」，使者蔡愔與摩騰同來，是較有根據的。雖然〈四十二章經序〉內容有所疏漏，然而此序證明明帝時代有金象的符瑞，仍有其歷史考據價值。

二、《四十二章經》譯本的比較

一般流通的《四十二章經》，是宋朝守遂所傳的譯本，正文經過禪宗大德揉合了禪家的辭句而成，因此，曾引起近代學者的誤會，認為充滿禪宗色彩的《四十二章經》是後人所造的偽經。其



實，《四十二章經》另有古本，編在《宋藏》與《麗藏》。古傳的《四十二章經》，在道安的《綜理群經目錄》（西元三四七作），雖沒有記錄，但西晉惠帝時（西元二九〇～三〇六）的支敏度，已有「孝明皇帝四十二章」的記錄了。劉宋時作的《別錄》，說《四十二章經》有二本，支謙第二譯，「與摩騰譯者小異」，可見摩騰初譯的四十二章，在王琰以前，早有了明文的記錄。考察起來，這是完全正確的！換言之，古代的《四十二章經》，曾有二譯：

一為漢譯本。桓帝時的襄楷，獻帝時的牟子，都曾引用過，辭句比現存本要古拙一點。《牟子理惑論》與〈經序〉所說的《四十二章經》，就是漢譯本。但〈經序〉的作者只說十二使者赴大月氏取經，未說譯者是誰，亦未交代是否有大德同來，但這不能說沒有，《四十二章經》是應有譯者或口授者的。

二是支謙所譯。《別錄》說他「文義允正，辭句可觀」，現存的《宋藏》本，就是這第二譯。支謙是一位漢化的月氏人，他對於支讖譯的《首楞嚴經》、《道行般若經》，維祇難譯的《法句經》，都曾加以文辭的修潤。《四十二章經》的支謙譯本，也許就是其對文義的修潤。有了支謙的新譯，《別錄》在說明前後二譯時，才說到摩騰的初譯《四十二章經》。這記錄雖然遲一點，但漢譯應是有譯者的，如沒有積極的文獻，證明漢譯本不是摩騰所譯，那對於漢明帝時，摩騰譯《四十二章經》的傳說，是應加以信任的。

漢譯〈四十二章經序〉，說使者張騫，不說譯者是誰，是中原的傳說，在漢末，傳到交廣之地，被牟子採用了。吳譯《四十二章經》，是江東支謙譯的；說漢譯本是摩騰所譯，則是江東的傳說，這一傳說，被《別錄》採用了。王琰說使者蔡愔與摩騰同來，也是屬於江東的傳說。中原的傳說，譯者不明，使者的時代背景又多不相符。反之，江東傳說稱使者蔡愔與摩騰同來，說摩騰譯經，並無顯著的矛



盾。為了辨別漢、吳二譯，才提到摩騰的譯經，記錄雖遲些，卻屬於學者的傳聞，比起〈經序〉來，可信的程度要高得多！

《四十二章經》的舊譯與新譯，中原與江東的不同傳說，原是分明的，但在慧皎的《高僧傳》中，卻被揉成一團，古來傳說的真面目，從此迷糊不清。慧皎《高僧傳》說：「使者蔡愔，博士弟子景憲等。」明顯是二種傳說的揉合。說使者到了月氏，請了攝摩騰與竺法蘭二人；摩騰與竺法蘭，合譯了《四十二章經》。慧皎不談支謙的再譯，卻添上一位竺法蘭，使人感到存疑！其實，竺法蘭是確有其人，與《四十二章經》亦有關連。南朝梁代著名的學僧寶唱在《名僧傳》說《四十二章經》是竺法蘭譯的；梁僧祐《出三藏記》「支謙傳」說：「支謙……太子登位（西元二四一年），遂隱於穹隘山，不交世務，從竺法蘭道人，更練五戒。」可見竺法蘭與支謙有關，是漢末吳初時人。支謙從他修學，也許支謙的再譯《四十二章經》，曾請教過竺法蘭（所以有竺法蘭譯四十二章經的傳說）。關於《四十二章經》，慧皎不該略去支謙的再譯，亦不應將與支謙同年代的竺法蘭，提前到漢明帝時代（《高僧傳》說竺法蘭來中國遲一點，也就洩漏了此意）；更不該把《四十二章經》的前後二譯，作為二人的合譯本。總之，慧皎揉合說，是需要斟酌的！僧祐《出三藏記》中，有關支謙的傳說與慧皎的揉合說，二者說法儘管有所異同，然而「孝明皇帝四十二章」，明帝遣使求法，還是彼此一致的！

三、《四十二章經》的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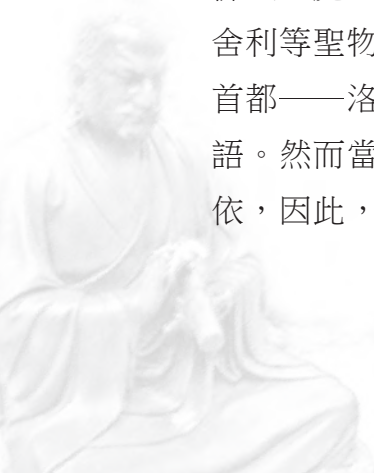
到中國傳譯《四十二章經》的摩騰，《高僧傳》作「攝摩騰」，《出三藏記集》作竺摩騰，《洞冥記》作迦葉摩騰，這位弘傳佛法的大師，在初期佛教的發展中，曾起過重大的作用，燕昭王時的尸羅，秦始皇時的室利防，都應是攝摩騰故事的變形。王嘉的《拾遺記》



說：「昭王七年……沐胥之國來朝，則申毒國之一名也。有道術人名尸羅……於其指端，出浮圖十層，高三尺。」費長房的《歷代三寶紀》謂：「秦始皇時，西域沙門室利防等十八人，齎佛經來咸陽；始皇投之於獄。」尸羅、室利防、攝摩騰的傳說，粗看起來，都是片文孤證，不足為據，而且尸羅與室利防的故事，近於神話。但仔細考察，不難發現彼此大有共同性。在名字上，尸羅與室利防為同名異譯，是誰都可以理解的；「室利防」大概是舍利弗的音譯，摩騰與putta也是相近的（MP通轉），不但名字相仿，從西方到中國來，都有弘傳佛教的意味。同一事件而能成為多樣的傳說，可想見原始故事的記錄，必是深切地影響了整個漢人社會。

攝摩騰原是天竺（中印度）人，儀表端莊優雅，精通菩薩乘與聲聞乘的各種經典，常常雲遊四方，度化各地的眾生。他曾經到天竺的一個附屬小國，在當地講解《金光明經》，此時剛好遇到敵國侵犯邊境，人民非常害怕。摩騰看到這個情況，心想佛經上說：「若是能宣講這部經的經義與教法，就能受到地方神靈的保護，使當地人們安居樂業！現在有了戰爭，正是應該好好發揚佛法、利益眾生的時候。」於是他便下定決心，將生死置之度外，自告奮勇，親自前往敵方議和。因為譯師的慈悲心腸，終於使得兩國和好，盡釋前嫌。摩騰不懼危難，為眾生福祉而廣傳佛法的行動，不僅讓生靈免於塗炭，佛法的威德和他本人的聲譽也日益為人所稱頌。

由於摩騰早已立志以弘揚佛法為己任，祈將聖教廣傳到尚不識佛法之處，他一路上不畏艱困勞苦與危險，以白馬馱著佛經、佛像、舍利等聖物，度過流沙荒野、歷經千山萬水，終於來到了中國當時的首都——洛陽。之後，僅僅過了短暫的時間，摩騰便能熟練地使用漢語。然而當時佛法才剛傳入中國，未成氣候，並沒有多少人信奉、皈依，因此，摩騰只能將自己對佛法的深刻理解隱藏心裡，無法對眾生





進行宣揚傳述等弘法事業。為了讓佛法在中國能延續下去，待機緣成熟時得以開花結果，摩騰便開始整理、翻譯蔡愔從西域帶回的經書，《四十二章經》就因著這樣的緣起問世了。其後未幾，摩騰就在洛陽過世了。雖然他無緣得以在中國開展其弘法事業，但《四十二章經》的譯出，以及蔡愔帶回來的佛像等聖物，已使這個時期的中國佛教得以具足三寶，這不僅是佛法東傳的里程碑，也是未來佛教在漢地興盛的重要開端。後來，譯經事業的發展，便在洛陽白馬寺昌盛起來。為了紀念這位遠自天竺來華的高僧，如今在白馬寺內不僅有攝摩騰的墳塚，寺內建物清涼台上也有他的塑像。

攝摩騰的譯經建寺，記錄最早，當與事實相近。但經過長期的傳說，有關攝摩騰的事跡，如國籍是月氏還是天竺？譯經的是口譯，還是攜帶原本至中國？佛像是從西方帶來，還是從中國畫出？或許還有許多需待考證的細節。不過，這是枝末問題，摩騰從西方傳來經像的推論，始終是一致的。

伍、關於白馬寺

漢明帝時，〈經序〉說「起立寺塔」；《牟子理惑論》說「於洛陽城西雍門外起佛寺」；《洞冥記》說「白馬寺」。中國的佛寺，從此開始如雨後春筍般巍峨林立。「塔」，是梵語「塔婆制多」的簡稱，原意是印度埋骨的建築物（塔是高顯的意思，與中國的墳意義一樣）。佛涅槃後，供養佛舍利（骨）的，稱為佛塔或舍利塔。後來，供養佛的經典，或佛的畫像、塑像、雕像，也稱為佛塔，意指供佛的所在。「寺」是中國固有名詞，本義是「近侍」，古代從家而擴大為國，所有國家的行政，起初都在王家近臣的手中，行政的公署，也就稱為寺。《漢書·元帝紀》注：「凡府廷所在，皆謂之寺。」在漢代，寺是中央與地方的政事機關，不過帝王的近侍集



團，也特別稱為寺。寺在漢朝，是朝廷、官廳，佛教在此時建築道場，也稱為寺，與印度的僧伽藍相近，是僧眾的住處。這不能不說與國家有關。

為什麼要將寺院命名為白馬寺，先人有這樣的傳說：據聞除了為紀念天竺譯師以白馬馱經來華的事蹟，因此而命名外，另一個典故則是說有一位國王，曾經摧毀所有的寺廟，在僅剩下招提寺還未毀壞時，當晚有一匹白馬繞著寺中的佛塔，悲鳴不已。有人把這件事稟報國王，國王受到感動，立即下令停止毀壞寺廟的行動，並將招提寺改名為白馬寺。後來很多寺院也取名白馬寺，亦是因為這樣的由來。

攝摩騰初從西域來，最初住在鴻臚寺（此乃招待諸侯及四方邊民之處），所以佛教的道場，也就稱為寺，這是非常近情的。當時，〈經序〉只說造寺，《牟子理惑論》沒說寺名，卻說「寺在洛陽城西雍門外」。牟子到過洛陽，他的敘述，至少是事實。王琰說是白馬寺，《水經注》與《洛陽伽藍記》，也都說白馬寺西陽門外；西陽是雍門的別名。西晉竺法護的譯經中，也曾說到「洛陽城西白馬寺」。這些記錄，與《牟子理惑論》所說的完全相合。漢明帝時初建的，是洛陽西門外的白馬寺，應該是確實可信的。

陸、結 論

從上面的考察，推衍漢明帝夢見金人，遣使求法的故事，大致是這樣的：明帝永平十一年，廬江郡太守獻上巢湖所發見的金象——金人，這是一件難得的祥瑞！在朝在野，都歸功於聖天子的明德，歌頌皇漢的太平。明帝心裡非常歡喜，歡喜得夢中也見到金人的飛行。一天與朝臣說起此夢兆，通人傅毅說：「天竺有聖人，名叫佛，是金



色身。佛的教化，從天竺到西域，也將流行至中國。金人的瑞應，或許是西域佛教贊助聖明的瑞兆吧！」永平十六年春天，「命將帥北征匈奴，取伊吾廬地（伊州伊吾縣，今新疆哈密地區），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西域」（《後漢書·西域傳》）。十七年春天，「西域諸國，遣子入侍」（《後漢書·明帝紀》）。那個時候（明帝十一年到十七年），蔡愔奉使去月氏，受明帝的囑付，請了一位德學兼優的攝摩騰大師，帶著經像到中國來。譯師到了洛陽，先在鴻臚寺住下，其後明帝召見攝摩騰，摩騰奉上《四十二章經》與佛像。明帝見圖繪的佛像，與過去所見的一模一樣，即生起敬心，除了把《四十二章經》珍藏在蘭臺石室而外，更特別在洛陽西門外，建了一所佛寺，為大漢祝福！

編 按

歷來關於《四十二章經》的譯本有許多的考證，除了印順導師曾為此提筆，在許多的學術研究上也有不少爭論。雖然本經傳抄的譯者，以及是否為中國最初傳譯的佛經，仍有探析的空間，但從經文深入淺出、說理臻善的內容來說，《四十二章經》不同於其他佛經只針對單一教義宣講，且因為是原始佛教的教理詮釋，言簡義賅，便於諷誦，對修學有實用意義，這些都是無庸置疑的，絕對值得推廣與研究。因此，無論是初機學佛弟子，抑或宗門實修行者，若能遵從《大智度論》卷九所說「四依」中「依法不依人」的原則依止法義，而不拘囿於傳譯者的身分，或是否為最早東傳漢譯經典的問題上，相信必能獲得無上妙法之實益矣。🕉

本文參考資料：

《佛教史地考論》：印順導師著作 / 正聞出版社

《中國高僧列傳》：中華印經協會E書網



觀音學術研討會側記

松云苑精華

● 陳清香

由現代佛教學會、台北市艋舺龍山寺共同承辦的二〇〇九年觀音學術研討會，於九月十二日上午九時正式揭幕，兩天議程共計安排了七場研討主題。開幕典禮之後，首先由筆者以「觀音信仰的源流與龍山寺至尊風格」為題，作開場講演。

在主題演說中，首先揭櫫今年可謂是觀音年，諸多探討觀音的學術會議應際而生，並以簡報列出今年數項相關活動：

（一）二月至三月間，失落五十二年的三尊日式佛像重返東和禪寺，其中一尊九面觀音菩薩，據說是曾被日本列為國寶的唐朝文物。

（二）六月至八月，台北商業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舉辦連續八場的觀音議題研讀會。

（三）七月，于君方教授原著英文版《觀音》，由法鼓文教基金會譯成中文出版。

（四）九月，艋舺龍山寺與現代佛教學會合辦觀音學術研討會。

（五）十一月，世界宗教博物館盛大舉辦觀音圖像展。

本屆觀音學術研討會能如此順利圓滿，筆者首先要感謝艋舺龍山寺諸位董監事的大力支持，感恩觀音菩薩的加持庇護，才讓會議得以如期揭幕。艋舺龍山寺建寺已歷經兩百七十個寒暑，是北台灣最具代表的觀音道場，世界宗教博物館十一月舉辦的高古觀音圖像展覽，亦將展示龍山寺這座古老梵宇建築的精緻模型。

為了紀念先民輦路藍縷，歷盡千辛萬苦來臺立寺，同時感懷觀音菩薩的慈悲願力與廣大靈感，作移民的精神依

怙，並為慶祝龍山寺二百七十歲生日，筆者不敏，乃籌辦此研討會，以追溯觀音信仰的源流，探討臺灣佛、道兩大宗教系統中，觀音信仰的狀貌。研討會議題，自時代言，從遙遠的佛教誕生國——印度討論起，沿著佛教傳播路線而入華、藏、日、臺，由遠而近、由古而今。以研討的內涵而言，是就觀音信仰、觀音法門、觀音圖像、觀音文學的各方角度評析；其表現在文化層面，因是多元、涵蓋面廣，故研究方法也極為多樣化。

其次，主題演說追溯了觀音信仰的源流與發展，簡報中也以圖照呈現原始印度觀音、《佛說觀無量壽佛經》系統觀音、《妙法蓮華經》系統觀音、《大方廣佛華嚴經》系統觀音、密教系統觀音等的不同形像。至於艋舺龍山寺的主尊觀音，則回顧至早期鎮殿主尊以及開基主尊的造形。一九四五年第二次世界大戰，台北遭到轟炸，龍山寺也被無情的砲火所波及，諸佛神像大都化成了焦土，所幸重修後的主尊觀音（見封面），仍是莊嚴無比，歸納計有幾點特色：

（一）具足菩薩的慈悲與智慧。

龍山寺主尊觀音的姿勢，是戒、定、慧三無漏學的象徵，眼簾下垂，表示慈悲，也象徵持戒。結跏趺坐，是禪定的姿勢。眉心白毫，是定力和放光的表現，和火燄形光背同是智慧光明的意象。因此，菩薩像即是戒、定、慧對治貪、瞋、癡的喻依，亦是八萬四千佛法的總綱。

（二）以文殊、普賢二脇士，彰顯《華嚴》思想。

（三）體現《妙法蓮華經·觀世音菩薩普門品》精神。

總之，艋舺龍山寺觀音，運載著先民墾拓的精神，與虔誠信仰無私捐



■ 南海觀音



■ 如意輪觀音

獻的願力，既有《法華》、《華嚴》的深邃義涵，又表現了高度的藝術美感。

繼筆者講演後，第二場的研討議題為「印度、西藏觀音」，以十世紀以後的印度觀音信仰與造像，及藏傳觀音儀軌的修持法門為探討主軸。第三場題曰「中國古代觀音」，論文場景則由印度轉入中土，時間也向前推衍至元、明、清朝時期，討論的是禪法、圖像及懺儀等話題。第四場的主題

為「日式觀音」，兩篇敘文中，一為論述日本本土觀音圖像。當圖像映放出十九世紀日籍畫家原田直次郎「騎龍觀音」時，立刻引起聽眾熱烈迴響，因「騎龍觀音像」曾被翻拍成攝影作品，於一九五九年之後流傳於台灣民間，其後更傳說為八七水災時，在彰化大肚溪上空發現奇異雲彩，經拍攝沖洗後所留之觀世音菩薩聖蹟顯影。由於原田直次郎所繪觀音法相莊嚴、深植人心，大眾紛紛提出問題討論。另一篇則談論日治時期，東和禪寺的臺灣觀音講會活動。

第五場的議題為「台灣民俗觀音」，探析重點於焉進入了臺灣本土的民俗宗教信仰。文中討論民俗小法的觀音法會科儀與齋教的觀音。第六場以「台灣佛教觀音」為議題，由嘉義的地方觀音信仰論及全台，從而延展至小說文學中的觀音形像。

最後一場討論主題回歸至「艋舺龍山寺的觀音」，由龍山寺法脈的傳承、觀音法會的科儀，一直到正殿圓通寶殿殿宇的裝飾藝術。簡報的音樂、圖片精美，有聲有色，動靜兼具，聽者動容，嘉賓莫不熱烈討論。

七場精彩的觀音議題，地域由遠而近，時間由古而今。龍山寺的黃副董事長書瑋大德除了第五場，全場聆聽到底；賴正信執行長也是全程參與；高而潘董事與張俊雄秘書則參與了第一天。龍山寺其他的董監事



■ 觀瀟觀音

與行政人員，因農曆七月重大法會與祭典，不克前來，但在探討龍山寺觀音議題時，監事連錦綉女士與張雪玲組長的雙雙蒞臨，更使會議增添人氣。

筆者也要特別感謝十三日下午綜合討論場次上，與會學者的辛苦撰文，與對談人的細心讀稿，以及台下參與者的仔細聆聽，並發表高見，方能成就一場盛會。會中，黃書瑋副董重新總結觀音法門的殊勝，賴執行長也介紹了文化廣場的創新運作。除研討會現場，主辦單位並於大會

場外，特別布置了一小型的龍山寺與觀音像繪畫展，展出高鳳琴、吳永猛、余宥嫻、許月英、傅基芬、黃瓊瑩、林筱芬、王明珠等七位畫家，共十餘幅作品，畫題以艋舺龍山寺殿宇、周遭景觀，以及各式觀音圖像為主。其中一幅高及二百公分的千手觀音畫，最具震撼力，是作者高鳳琴花了六個月的時光所辛苦繪作。

千手觀音，為千手千眼觀音菩薩的省稱，亦稱「千眼千臂觀音菩薩」，是密教六觀音中，形像最複雜、持物最繁瑣的菩薩。密部觀音一向以多臂多首的化身度世，有別於顯教觀音。而多首多臂的菩薩儀軌、修持法門，最早在北周時代，天竺高僧耶舍崛多（闍那崛多）來華，譯出「十一面觀音神咒」時，便已流傳中原。其後歷經初唐、盛唐之際，西域高僧絡繹不絕載經來華，善無畏、金剛智與不空等開元三大士的傳譯，更促使千手觀音的唸誦、修行儀軌正式流傳中土。但真正將《千手經》圖繪成法相，或雕成具像，以做為修法依據，則是盛唐以後的事。其中最早將觀音塑成千手大慈像者，相傳是唐代著名的雕塑大師楊惠之。他與吳道子同師張僧繇筆法，後專攻雕塑，遂為天下第一，與吳道子齊名。當

時有「道子畫，惠之塑，奪得僧繇神筆路」之譽。至於千手造像的唐代遺品，有四川丹稜鄭山第六四號千手觀音龕、安岳臥佛院第四五號窟左壁千手觀音像，以及邛崃石筍山第三號千手觀音龕等。

到了宋代，石窟與卷軸畫以千手觀音為題者，更是屢見不鮮，臺北故宮便收藏了一件南宋時代的千手觀音畫，桃核形光輪，由千隻手匯集而成，圍繞在觀音像的四周，各持法器。畫中的人物、器物十分複雜瑣碎，但全畫線條細致、流暢，左右勾勒勻稱，井然有序。此畫氣宇萬千，歷來名家如董夢梅、江逸子均曾摹寫過。



■ 鉢曇蓮華觀音

高鳳琴女士所畫千手觀音立像（見封底）亦是臨摹南宋知名變相畫作，畫中觀音雙足踩於大蓮華座上，頭頂上有二十七面，若再加頭面兩側的五面，則合計為三十二面。周身為千臂環繞，外加光背，呈一桃核形，光背頂上正中坐佛，為千光靜住如來；兩旁各有五尊佛，表為十方佛；千手掌中各有一眼，手中各有持物，是依《千手經》所載，另加星宿十二宮。觀音蓮座下為四大天王，其右側為月光菩薩、虛空藏菩薩，左側為日光菩薩、普賢菩薩，下端為天龍八部。八部左為梵天、阿修羅、緊那羅、迦魯達，右為龍王、帝釋天、乾達婆、藥叉等。高女士雖是摹寫南宋畫稿，但也有不同處，如觀音菩薩、天王護法、天龍八部等的法相、手印、姿勢均經修飾美化，有別於原稿。

至於千手的持物，大約均依《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廣大圓滿無礙大悲心陀羅尼經》原始經文衍化而來，如楊枝表示觀音為了利益眾生，隨順眾生的願望而示現；葡萄手代表五穀豐收；吉祥果表增益，財福圓滿，增益修行；槍表示摧破六道眾生迷惑惡業，增長福德等。



■ 水月觀音



■ 魚籃觀音

一般而言，觀音菩薩手印象徵其特殊的願力與因緣，持物代表饒益眾生，如同佛菩薩的表情與語言，傳達悲智行者的心意。千手觀音四十手有息災、增益、懷愛及降伏惡魔（誅伏）等四種涵意，現存的千手千眼觀音聖像，雖然有少數完全具足千手眼，但多數都用四十手眼來代表千手千眼，若以四十手眼一一濟度，二十五有，即具足千數。

高鳳琴女士的水墨畫師承王榮宗，人物畫師承吳文彬、孫家勤、翁文煒等名師，從事畫作已有十餘年歷史，曾舉辦三次以「法相之美」為題的個展，現任工筆畫協會理事，並任教於艋舺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教授佛畫課程。她在國立藝術教育館教授人物畫課程，所作工筆佛畫及人物畫十分精密細緻，線條流暢、比例勻稱，設色典雅。此次應筆者之邀，為二〇〇九年觀音學術研討會會場提供觀音畫作四、五幅，除了千手觀音用筆工夫精湛之外，另有水月觀音、魚籃觀音（見插圖）等，其用色極其絢麗，為會場增添不少莊嚴祥氛。

艋舺龍山寺自成立板橋文化廣場以來，一直從事社會福利事業，今年，董事會除慨捐新台幣一億元以救助八八水災的受難災民，發揮菩薩的布施精神外，更舉辦二〇〇九觀音學術研討會，提升信眾的文化水準，堪稱是其對學術界的創舉，且讓我們對這個好的開始拭目以待。☉

編按：感謝艋舺龍山寺提供陳柏靜先生封面攝影作品

生活中的菩提

淨行品講錄

《華嚴經》是佛教的根本法輪，圓滿融通宇宙萬法的實相。在《淨行品》中，文殊菩薩透過一百四十一個大願，為我們開示——生活即是道場——念念不捨眾生，以般若引導身、語、意三業修行，邁向觸境不迷、悲智雙運的菩薩道。

◎作者：釋繼程

1955年生於馬來西亞，1978年依止竺摩上人出家，曾親近印順長老、星雲法師，並於聖嚴法師門下修習禪法，成為法子。近年往返於台、美、歐等地，指導禪修活動，著有《小止觀講記》、《六妙門講記》、《百法明門論講錄》等。

◎定價：280元

讀《華嚴經》要有豐富的想像力，要有藝術的眼光，同時要有宗教的心境，才有辦法讀出心得。

——繼程法師

◆華嚴修行入門組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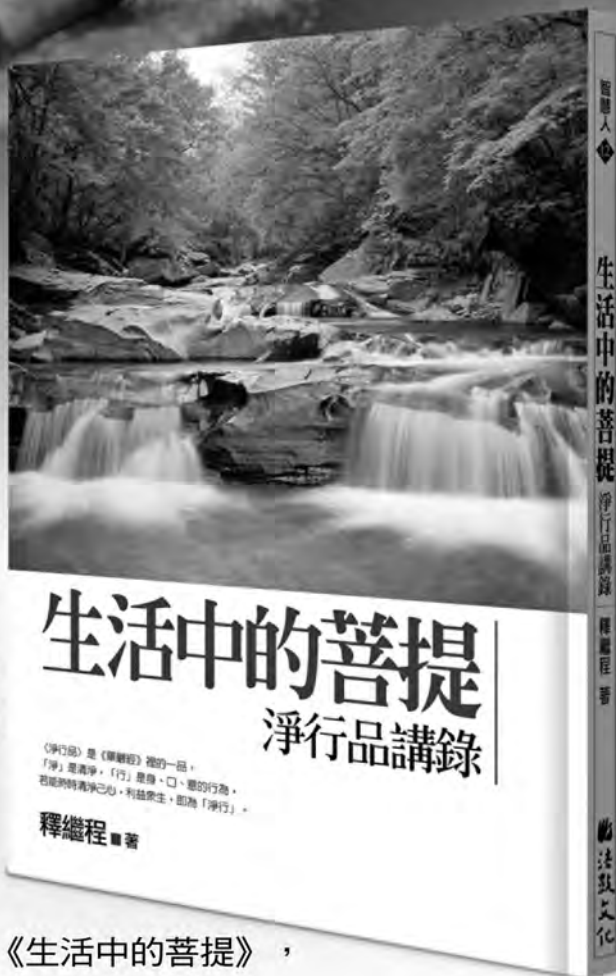
當我初讀《華嚴經》時，就覺得〈淨行品〉及〈普賢菩薩行願品〉最使我感動。我們唱的三皈依偈，便是出於《華嚴經·淨行品》。

——聖嚴法師



聖嚴法師【普賢菩薩行願讚】&
繼程法師【淨行品講錄】

合購優惠價**275元**
(原價379元，10/31止)



10/31前至法鼓體系書店購買《生活中的菩提》，
即享**79折**優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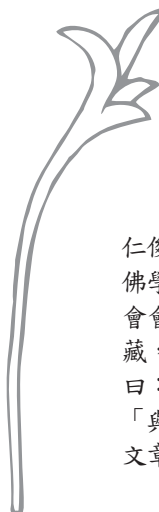
法鼓文化

郵撥帳號50013371 服務專線02-28961600 <http://www.ddc.com.tw> 訂購金額未滿650元，酌收80元運費，限國內運送

菩提道上

(二六六)

◆仁俊長老



仁俊長老，現年九十一歲，六歲半出家，曾任教於多所佛學院，一九七二年應聘赴美弘法迄今。現任美國佛教會會長，曾任美國佛教會紐約大覺寺住持。仁老深入經藏，戒行嚴謹，親近印順導師多年，深得導師器重，讚曰：「志性堅強，在這末法時代是很難得的。」並言：「與我同住中以仁俊最為尊嚴。」仁老學養俱佳，時以文章、詩詞、偈語示人「慈悲、智慧」，激發菩提心。

🌸三七七六

最有作為的人：手頭不操財，心頭能離命。最有發達的人：緣頭不忘佛，（苦樂安危）關頭能立身。

🌸三七七七

絕對的尊嚴——不讓自我恣縱、放逸、作踐，猛決地鎮伏得如山壓頂，做人必強，活得如此尊嚴，形象中流露的佛法與器才，永遠突破遮蓋或梗堵。

🌸三七七八

解行有突破性的革命，念頭上則能立伏情見、立提「智願」，不造生死業、能耐生死苦的根性，都是這麼決絕革命的。

🌸三七七九

最徹底的革命者——眼前觸悟的盡是法。最決性的換心者——念頭體會的都是緣。

🌸三七八〇









佛法的大路頭邁正了、踏實了，氣質的練提與器量的攝涵，便沒有小胸襟狹心腸的嘴臉了。

🌸三七八一

何謂活人？看人的眼光活透了，透視人性即佛性，人佛等觀無高下。何謂通人？度人的德量通涵了，涵融惱性即法性，惱法無異泯賤貴。

🌸三七八二

凡夫最狹小處：為自我的意志太強太急。佛陀最偉大處：看眾生的眼光極明極遠。

-  三七八三 學佛法勘破真我，善用假我，大頭目抬舉得敞闊鮮明，做人做事方能一味精嚴光正，現代佛教中最急需的便是這等人。
-  三七八四 做人最得力處——不為自己操心，心曠神怡享法樂。學佛最發心處——盡為眾生獻身，身空德充耐世苦。
-  三七八五 以正法改造人格氣質，琢鍛人性骨品，正法成為人格、人性的向上依準、導標，將世間情見滌脫得淨淨落落，出世智觀覺挺得廓廓活活，正法中體現的智慧光力，啟示著不離亦不著色聲，藉色聲而行化，必瞻而必效佛德，察佛德不失念，修學中的見地行履，則能洞照、拓闢得明正坦闊，不惑不沒永不退。
-  三七八六 力化為智者神清氣定，事理分明詮正見。德契於悲者願重命輕，福德淨施踐大行。
-  三七八七 佛法用活了，活得如流水無滯，身心就感到輕鬆安暢了。
-  三七八八 頭腦最清醒的人——隨時用得上智慧，直脫情見直觀空。手臂最壯健的人——觸處展得開慈悲，不戀命根不護（所）有。
-  三七八九 日常中養成和平性格，則能永遠化融悶惱，福慧日增常喜悅。
-  三七九〇 正得盡絕一切貪圖，平得不動一念瞋心，明得不起種種痴執，這等人方能學一切佛，見一切人，自覺覺他堪求化。④

臨終關懷的倫理兩難

——以「一碗陽春麵的故事」為例（一）

二〇〇八年六月二十八日講於龍山寺板橋文化廣場

◆周希誠 主講

中山醫學大學附設醫院
主治醫師

◆陳月英 整理

前 言

今天很榮幸，能夠跟大家分享關於臨終照護的經驗，正好也順道報告有關「一碗陽春麵故事」的來龍去脈，讓大家明白安寧療護中，所謂「生死兩相安」、「生死兩無憾」，與「全人、全家、全隊、全程」的照護觀點及概念。

急救與安寧的衡量

首先要解釋的是「安寧療護」的意義。在過去，傳統醫療對

於重症病患的處理，是要搶救到底，全力避免死亡的憾事發生。我曾醫治過一位二十六歲的年輕人，他因誤觸高壓電導致心跳停止，手心腳底也因強大的電壓流竄而焦黑，情況非常不樂觀，於是當下我們趕緊將這位病患送至急診室急救。經過搶救，在他恢復了心跳後，就送到內科加護病房觀察照料。病人昏迷的二個星期中，一共治療了燒、燙傷，洗過兩次腎，也注射了許多抗生素。一個月以後，這個身高一百八的年輕人，已經可以大搖大擺地向我走近，並說：「周醫生，謝謝您的照顧，我要出



院了，再見！」這已經是十幾年前的的事了，那時候我還只是個住院醫師。我想這名病患現在應該已經結婚生子，過著幸福的家庭生活。回想他當時的年紀是應該要搶救的，畢竟這個年輕人的未來，仍有許多的可能性。

另外還有一名罹患淋巴癌的七十八歲老先生，因為病情嚴重，已住進安寧病房。他的身分比較特殊，兒女有的是法官、檢察官，還有醫院的法律顧問，一旦他的病症發作喘起來，安寧病房就會出現許多人過來關心。某日，老人家出現病危現象，院內的醫師為了搶回他的生命，在徵求子女的同意後，就送進加護病房插管急救；大概從下午四點一直到晚上七點半，病人受盡電擊、注射強心劑、氣切插管等折磨，卻仍宣告不治。第二天，辭世老先生的女兒分享了對這件事的反省，她感傷的說，生老病死本是自然法則，就算對親人不捨，都應放開心胸坦然面對，不應再進行急救，讓父親承受了無謂的身心痛苦，也讓遺眷抱憾！聽完她的話，

再想想自己，即便身為醫師，假如對死亡沒有任何安排，不也只會徒留遺憾，讓自己與家人倉惶失措。

比較前文所提的兩個例子，那位誤觸高壓電的年輕人接受洗腎、輸血、氣切等侵入性治療，比較不會有爭議，因為以客觀條件衡量，他還有大好的未來。至於那位七十八歲癌末的老先生，是不是還有需要做無謂、侵入性的急救？這就應該好好考慮，畢竟醫病雙方都希望延長的是有尊嚴、有生活品質的生命。一般人生的過程，不外乎出生長大、讀書求學，然後娶妻生子，常人的眼光總是放在財富的建立，與事業版圖的擴大。但大部分的人都忽略了這個色身會越來越衰老，當有一天走到生命的將盡處，財富沒辦法帶走，功成名就也換不回絲毫的健康，親人終會離去，而這就是生命的真實模樣。

訓練有素不等於全能專業

愛因斯坦說過：「專家是



訓練有素的狗。」醫生也是訓練有素的，尤其是專科醫師，就像獵犬一樣，一看見獵物就趕盡殺絕，一口咬下絕不鬆口。通常外科醫生在看到癌細胞時，即會「訓練有素」的依著過往的實習經驗判斷，趕快把腫瘤解決掉，即便心裡明白病情已經回天乏術，仍會進行急救。舉個例子，二〇〇五年曾發生一件醫療人球案，受害者是年僅五歲的邱小妹妹，由於她的父親喝酒情緒不穩，失手將哭鬧的邱小妹毆打致死，輾轉送了好幾家醫院才找到病床得以收容。當邱小妹意識昏迷，與死神拔河時，社會輿論盡是一片不惜代價方法，也要將她從鬼門關前搶救回來的聲浪！只是，無論那些冰冷儀器對邱小妹瘦弱的病軀有多麼折騰，小天使終究還是向這世界告別，回到了她的來處。這件事情過後，開始有人反省，如果當時有人想到臨終關懷的觀念，邱小妹需要這樣受苦嗎？還需要以這麼多的急救方式來維持苟延殘喘的生命

嗎？但以當時輿論壓力一片肅殺的情況之下，哪位醫師要是下了放棄急救的決定，恐怕也會成為觸犯眾怒、千夫所指的罪人，被社會大眾群起撻伐。

普羅大眾可能都會認為安寧療護介入的時機，應該是在病人回天乏術，或是救治無效，準備拔管之後。目前比較先進的醫療觀念，其實是會要求訓練有素的醫師，必須在面對不同的重大病症時，有能力採取不同的作戰方式；不只是醫師要有這種心態，其實連一般大眾也應當要抱有這種正確的認知。醫療並不是萬能的仙丹靈藥，什麼時候該轉手，什麼時候要放手，是需要權衡考慮的。演講時台上台下討論個案感覺很簡單，若是輪到自己的家人、朋友面對生死交關的時候，試問諸位還能夠如此輕鬆嗎？急救與否的選擇又該由誰來決定呢？病人自己？還是家屬？往往情勢越是嚴重，三姑六婆越是爭相要表示意見！面對多方的壓力，醫師敢負起這個責任嗎？邱

小妹妹事件當時，光是轉去兒童醫院就惹起媒體、網友好多的攻擊，醫師又怎敢向大眾擔保什麼時候是該轉手，或該放手的最佳時間點呢？

安寧不是放棄治療

中山醫院創辦人周汝川老董事長，今年九十三歲。在八十四歲那年，我邀請他去看馬偕醫院的安寧病房，他看了之後覺得很好，十分支持我投入臨終關懷的推廣，後來中山醫院也在他的允許下，設立了安寧病房。只不過台灣的民眾很怕談到安寧病房，總覺得安排病患到那種地方，是去等死的，包括我們的工友阿婆都會說：「不要派我去打掃安寧病房，那是死人的地方。」當年真的是如此，如果一般民眾聽說得去安寧病房接受緩和醫療，是沒有人要去的。所以在民國九十一年時，我就跟董事長提出建言，希望可以勸募五十幾萬，就是一個護士一年的薪水，到各大醫院重症病

房，宣導臨終關懷的觀念。安寧療護的推廣就從九十一年一直做到九十二年，從開始的排斥、抗拒，慢慢引起醫學會醫師們的注意，以及媒體的關心。到了九十四年，我們的努力才得到政府的全面推動與支持。

重症末期病人最需要的就是良好的照顧，減輕身體的疼痛，擁有生命的尊嚴及完成最後的心願，而非接受侵入性治療增加其痛苦。當死亡的渦漩離自己越來越近，病人要面對的，不單是疾病的折磨，還有與家人生離死別的痛苦，這時候醫護人員就要變得主動，以使其瞭解「安寧不是等死」、「安寧不是放棄治療」，進而願意接受安寧聯合療護。身為一位醫師，不能只是訓練有素，還應具有更專業的醫術及學養，才能真的幫助病患。台灣安寧療護推手趙可式博士寫過一本《醫師與生死》，由於她曾遭遇兩次死亡的威脅，深感傳統醫學教育體系只教生、老、病，獨缺面對死亡的訓練，於是趙博士開始奔走台灣各地，將十多位醫師的生死觀、感受



與行為反應，甚至是個人最私密、最脆弱的心理記錄整理出書。她的研究一共做了三年，訪問的對象從大院長一直到小醫生。有些醫師表示，在巡房時，經過末期病人的病房會刻意繞開，假裝忙碌的樣子，因為他們心裡也會害怕。有的醫師自責要不是醫術不夠高明，病人就不會死。更有醫師在自己親人過世之後，倍感挫折，連續三個月無法替人開刀。「醫師不是神，只是一個凡人而已！」這是眾多醫師最坦白的告解。在整理完所有的病例後，趙可式博士得出了一個結論，就是常人在面對人生盡頭的難關，即使身為醫師也很難置生死於度外，因為他們在醫學院中，並未學到如何面對生死的課題。這本書還提到，醫生常常無法對重病者說出其病情，例如想請病人回家，做好臨終前的居家照護即可。但看見病人渴盼痊癒的神情，以及家屬對於病況的急切，都會讓醫生對於病情的嚴重性更開不了口。最後通常會發生一種情況，就是「遇到好的醫生上天堂，運氣不好的病人住病房」。

遇到好的醫生上天堂

在我任教的博士班裡，有一個研究生是加護病房的主治醫師，某次他在上課時忽然發問：「老師，我有個很為難的問題！有個住在加護病房的病人，因為癌末，預估僅餘兩、三個禮拜的生命。他已失去意識，為了維持生命跡象，只好以插管、電擊的方式急救。可是當他醒來，因插管很不舒服，不斷想拔管，活著的每一天對他而言，都是極大的折磨與酷刑，所有的醫護人員都束手無策。為了不讓他拔除維生器，醫護人員只好將他的雙手綁起來。」在座諸位不妨想像一下，若是親人在加護病房被病痛折磨，連最後決定生死的自主權都不能選擇，會做何感想呢！如果那個癌末病人能遇到有臨終關懷觀念的醫師，可能就會跟病人或家屬建議，轉到普通病房，接受緩和醫療或安寧病房照護，拔管後再用內科的藥物減輕痛苦，而不是把病患綁著。後來那個學生語重心長的談到，股市名嘴最愛講的一句話：「好的老



師讓你上天堂；不好的老師讓你住套房。」病者要是能碰到好的醫生或好的醫療團隊，餘生就會活得有尊嚴，如上天堂般；運氣不好的病人，只會一直住病房，像是被囚禁的重刑犯，孤孤單單的。這就是「好醫生，上天堂；壞運氣的病人，住（加護）病房。」的分別。

但即使是遇到了好醫生，也得有好病人配合，畢竟選擇治療的方法不是醫生說了算，「上天堂」也不是那麼簡單。譬如我一個朋友的太太，從發現癌症到病況嚴重，需要住進安寧病房的時間才兩週，當時整個肝臟癌細胞都已轉移，無法再做任何挽救病情的動作。即使心裡明白自己的大限已到，朋友的太太在親友來探望她時，還會拿出護身符，說自己最近有去全省各地廟宇拜拜，醫生絕對不會讓她死掉。後來親友還看到她整個被單裡面都是護身符，全省走透透，每張符紙都說是有被加持過的。所以我這個當腫瘤科醫生的學弟就說，末期病人的病情真的很難告知，

要病人看開很難，要告知病況更難。看破難，說破也難，偏偏病情還是會一直不斷的進展。恐懼脆弱的末期病人，就像是在苦海中載浮載沉般折磨，若是跟他們說，接受緩和醫療就好像被救上綠洲，有幾個人會相信呢？曾經遇過一個口腔癌的病人，他住在放骨灰罈的倉庫裡面，悠哉悠哉的一個人生活。我們護理師徵求他同意後，就到他住處，拍一張教學用的照片。當時就很讚嘆這位患者，因為沒有幾個人在癌症末期，還可以如此自在的住在這種地方，坦然接受死亡的到來，畢竟大部分人唯一做得到的就是「害怕」。

善意鋪砌而成的地獄之路

再回想前文所說那位罹患淋巴癌的七十八歲老先生，急救、電擊這些侵入性的強制治療，造成的只有骨頭壓斷了好幾根，又因為癌末凝血機制不佳，因而血流不止，真的很可憐。試問，真的有必要



嗎？偏偏在這時候，親朋好友的「善意」建言不斷，一下子三舅公說要再救，一會兒二嬸婆也說不能放棄！到底生命末期以這樣的方式走完，算是善終？還是徒令臨終者多繞了好幾圈死亡的漩渦？過去當我還是個住院醫師時，呼吸器只是一台簡單的機器，現在由於科技發達，維生系統的規模就像星際爭霸戰裡的武器，令人目不暇給。但無論人類文明有多麼進步，身為醫護者最想知道的，仍是基於人道主義而言，讓病者在鬼門關前多幾分鐘的掙扎拖磨，究竟是不是「善意」的謎底。這問題我想可以從醫界流傳的一句話，「通往地獄之門，都是由善意所鋪陳的。」找到解答。

再看安寧療護訓練的志工、居家護理師，他們在關懷病人時，除了換傷口的藥，同時也會給予心靈的良方。他們與病患一同回顧生命的前塵往蹟，一旦患者憶起過去曾經為自己、為他人的生命註寫過許多榮光，發現以往歲月過得是如此卓然不凡，對於疾病的打擊，就能夠處之淡

然。曾經有個病者在入住安寧病房之前，每天都需要打止痛藥才睡得著，三餐打完，睡前也打，還因為上了癮，所有的急診室都不收他。原本這個病人對於復發的腫瘤一直感到絕望悲觀，在他接受安寧療護身心重建的半年後，竟然連止痛藥都不用吃，有一天護理長去關心他的時候，他竟然還在唱「風從哪裡來」這首歌呢！所以，無論面臨死亡的漩渦時有多麼痛苦、沉重，當病患找到受苦的意義，痛苦就有可能因此轉化，變得極富價值。

在安寧病房的臨終療護其實一點也不孤單，隨時有人陪伴面對死亡，協助回顧生命。反觀一般重症病房的患者，多半不甘心、鑽牛角尖，只能獨自承受病苦的身心煎熬，親朋好友的善意全都成為再繞十八圈死亡漩渦的磨難，可說倍極辛苦，半點不由得自己作主。所以緩和醫療、安寧療護這樣一種全人、全隊、全家、全程的照顧，等於是為重症末期的患者開啟了一扇通往祥和的窗口，

因為冰冷的白色牆外，還有一片一望無際的藍天。這也是為什麼「好醫生上天堂」的原因。

能夠提起也要懂得放下

常人旅行、出遊是需要準備的，但生命走到盡頭的時候，需要準備些什麼？常有感情如膠似漆的夫妻，在生離死別之際就是不肯放手，為求能多爭取一點相處的時間，寧願自己的另一半不斷受死亡漩渦的捲湧，卻不願意獻上一朵安息的花。這就像足球員已經將球踢到球門前，只差臨門一腳，但不肯射門一樣。又譬如說中風的患者因病住院，當血管打通後就可以返家，比較有心的甚至還會送蛋糕，以表示對醫師的感念。但病患的疾病要是越來越嚴重，與醫師感情再好的病人，會有勇氣先寄送自己的訃聞嗎？生命的自然規律本來有生也有死，但為什麼有那麼多人明明知道問題的謎底，卻不敢在答案紙上落筆呢？其實這仍得歸咎於台灣的生命教育出了問題。因為大部分

的生命教育只教導了「生」的片面領域，對於「死」是完完全全的避談，大眾當然不知道「好好活著」跟「好好死去」是同樣重要的事。生與死的關係，就像燒了柴薪，同時也會得到灰燼一般，沒有生的渦漩，哪來死的捲流！除非是由桃子中出生的桃太郎，或是從石頭裡蹦出來的孫悟空，凡生而為人，勢必得經歷這一個關卡。既然如此，「死亡」的生命教育就需要宣導。

有人問，一般學校宣導的生命教育，在臨終關懷時能夠幫得上忙嗎？比如告訴他們人有生就有死，毛毛蟲也會變成蝴蝶，等人生走到死亡終點站的時候，一切自然就會真相大白。但真相真的這麼簡單嗎？當然不是！若真用這樣的解釋，恐怕只會帶來更多的倉卒與惶恐。所以安寧療護的推廣或許也可以在徵得病人與家屬的同意後，請病人現身說法，可能會更有感染力。在過去，只有政府擁有運用大眾媒體的權利，而台灣今日傳播技術發達，風氣開放也有別於以往，所



以臨終關懷是否可以透過媒體宣導，的確值得我們深思。

生命教育必須從「心」落實

生命教育有三個重要的議題，第一點是關懷和實踐，不能只靠嘴上功夫卻沒有付諸實際行

動。第二點是要常常思考自己的起心動念與是非對錯。第三點是以身作則，除了養育下一代成長，也啟發他們人格完整，而非說一套做一套，否則再資優的孩子，也可能因為學校、家庭、媒體各方面影響，導致知識過度泛濫，而無法分辨善惡。☉（待續）

健康人生講座

【完全免費·自由入座】

心安平安

禪宗二祖慧可未悟道時，向初祖菩提達摩求法：「我心未寧，乞師與安。」達摩祖師曰：「將心來，與汝安。」慧可覆：「覓心了不可得。」達摩回之：「我與汝安心竟。」在世間，日常生活不用心，活著與草木頑石無異；想用心過生活，卻又發現用心未必可以樂活。究竟心是什麼？心在哪裡？心為何不安？如何可以活得快樂又平安？在達摩初祖與慧可禪師的師徒對話中，隱藏啟發我們樂活的密碼，歡迎您一起來探索禪宗大師的修煉密碼。

98年11月22日（星期日）上午10時整

主講人：**許永河** 博士

國立成功大學經濟學系暨政治經濟學研究所教授

地點：**台南市立文化中心國際會議廳**
(中華東路三段332號)

主辦單位：**台南市立文化中心·中華慧炬佛學會南會**
聯絡電話：06-2881677

預告

12月27日下午2時30分

洪啟嵩教授主講「變動時代的安心自在」

二十世紀學佛青年 應如何發揚孝道

● 蔡榮雄

一、前言

《孝經》說：「夫孝，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大凡身而為人，若對父母不孝，則對他人必不愛，對國家亦不忠。古往今來，無論個人修身，乃至於治國平天下，均以「孝」為依歸；「善事父母」的孝道，復為人類德性的自然流露。古聖先賢所以竭力提倡孝道，即欲藉此蔚為民族的德性，如《廿四孝》古史的光榮事跡，足以流芳千古，表現民族傳統的美德。

遍觀典籍，關於孝的意義，歷代聖賢各有精微的解釋，大體言之，皆能闡發所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的道理，其旨趣無異。曾子云：「孝有三，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孔子謂：「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

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孟子也說：「不得乎親，不可以為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為子。」《禮記》上更談到：「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蒞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陣不勇，非孝也；五者不遂，裁及其親，敢不敬乎？」簡言之，「孝」是報答父母恩德的行為表現，「順」是達成孝道的基本原則。善體父母的意向，聽從父母的教訓，便是「順」，能順即為「孝」。同時，孝亦可說是仁者的表現，因為一個人若能以仁愛待人，則未有不以仁愛奉侍父母之理，故孔子稱：「天地之性人為貴，人之行莫大於孝。」

二、孝道的本質

《父母恩重難報經》說：「我

觀眾生，雖紹人品，心行愚蒙，不思爹娘，有大恩德，不生恭敬，忘恩背義，無有仁慈，不孝不順。阿娘懷子，十月之中，起坐不安，如擎重擔；飲食不下，如長病人。月滿生時，受諸痛苦，須臾產出，恐已無常，如殺豬羊，血流遍地。受如是苦，生得兒身，咽苦吐甘，抱持養育，洗濯不淨，不憚劬勞；忍寒忍熱，不辭辛苦；乾處兒臥，濕處母眠；三年之中，飲母白血。」

「嬰孩童子，乃至成年，教導禮義，婚嫁營謀，備求資業，攜荷艱辛，慙苦百倍，不言恩惠。男女有病，父母驚憂，憂極生病，視同常事，子若病除，母病方癒……如斯養育，願早成人。」故「父母恩德，無量無邊，不孝之愆，卒難陳報。」

當時，佛於說法期間，曾見路邊聚骨一堆，判定：「若是男骨，色白且重；若是女骨，色黑且輕。」他說：「世間女人，短於智力，易溺於情，生男育女，認為天職；每生一孩，賴乳養命，乳由血變，每孩飲母八斛四斗甚多白乳，所以憔悴，骨現黑色，其量亦

輕。」可知父母恩重，難怪阿難聞後，心痛如絞，垂淚悲泣，充分流露出人的本性，這也正是世俗所謂的「人之常情」！

「慈烏有反哺之恩，羔羊有跪乳之義。」禽獸尚且知道盡孝報恩，何況是身為萬物之靈的人類！是故為人子者，須知「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父母之恩，云何可報？慈如河海，孝若涓塵。」「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我們又豈能不善盡孝道，冀以「寸草之心」，報答「三春暉」於萬一！否則，知恩不報，甚或恩將仇報，真無以為人，而與「衣冠禽獸」何異？

三、佛教發揚孝道的目的

父母之恩，世莫能報。佛說：「假使有人，左肩擔父，右肩擔母，研皮至骨，穿骨至髓，遶須彌山，經百千劫，血流沒踝，猶不能報父母深恩。」又說：「假使有人，遭飢饉劫，為於爹娘，盡其己身，齧割碎壞，猶如微塵，經百千

劫，猶不能報父母深恩。」故對於父母，唯依唯諾，或以世間珍饈供養父母，極盡物質奉養的能事，亦無法報答親恩。然而，佛教報親的方法，實有亙古不移的途徑可循，更能表彰「孝」的真諦，至於佛教發揚孝道的目的，大體可以歸納為四端，茲分述如後：

(1) 為證無量究竟之樂：人子行孝的目的，無非要使父母身心俱得安樂；按一般世俗，皆以為父母死後，也就完成盡孝的任務，然而，在佛教來說，終是不究竟圓滿，因為今世的孝，僅為後世的因，假使今世得樂，而無量來世受苦，其孝則適得其反，且足以為害！例如，子女為奉養父母，做出殺人、盜竊、妄語、飲酒的行為，絕不為佛教所贊同；而廣作行善、誦經、修持等善因，為父母植福，則為佛教所極力倡行。可知佛教所稱的報親，究竟與世俗有別，其目的乃使父母能證得無量究竟之樂。

(2) 以養慧命而生淨土：
《金剛經》云：「若善男子、善女人，以滿三千大千世界七寶，持用

布施。若復有人，於此經中，受持乃至四句偈等，為他人說，其福勝彼無量不可數。」意思是財施不如法施來得圓融實際，因為財施僅足濟一生身命，其為禍為福，尚難斷言；而法施則可令人永遠解脫，濟其慧命，使人得福。至於行孝，亦復如是。世人僅行財施，則死後不免因種種業力牽引，致使父子俱墮惡道，是孝適得其反！故佛教之孝，特重法施，將功德迴向父母信佛、行善、誦經、修持、善養慧命，往生西方極樂淨土世界。

(3) 孝及過去世恩深至親：
通常世俗所稱的父母，僅指現在世而言，只求對堂上雙親盡孝。然而佛教之孝，除現世的雙親，更兼及過去世，因為無始以來，有無數無量於我恩深似海的父母，除報現世雙親之恩外，亦應報過去世無數無量的父母之恩。其實，佛教之孝，更可廣泛擴充，對於十方三界，一切眾生，皆作過去父母想。由此化百億萬佛身，用百億萬佛法，以普度六道眾生，務期盡成佛道，而後孝行始可謂為圓滿究竟。

(4) 上報四恩下濟三途：一般世人侍養父母，只顧現世，但人生在世充其量不過短短幾十年而已，而未來世有無量無數劫，卻無法盡孝報恩，致孝父母之日短，棄父母之日長。而佛子出家就表面看，似乎未盡奉養父母之責，然而，這種短暫的辭親，正是「上報四重恩，下濟三途苦」，引領父母得到永遠究竟的安樂，故睽違之日短，孝養之日長，其居心與行為，不特為孝行，更是一種大孝。所謂「四恩」，即指佛、父母、師長、國君四者。父、母生育我的形骸，並扶養我長大成人；如來與師長，長養我的智慧，皆恩重如山。報答父母之恩，唯有盡勞盡養，得親歡心，且引導父母以出世之法；報答師長之恩，唯有依教奉行，四事供養；至於如來之恩，則須發菩提心，立宏誓願，仰學菩薩。唯有上報四重恩，方能免入三惡道之苦。

四、佛門發揚孝道的極致表現

一般人往往對於佛法認識不

清，甚至不明瞭佛法的道理，致生種種誤會，而妄加批評，甚至指責佛子的出家行為，跡近不孝。其實，世人的生命、智識，是極有限度的，所能瞭解的，不過是現在世有關的事理，超出現世外的一切事情，便無法明白透澈，他們所下的斷言與評論，自難中肯，故三寶弟子，從不受此等論斷的羈縛。

佛弟子是孝道最徹底的奉行者，佛教之所以能在我國流傳二千餘年，為世人普遍接受與奉行，正是由於「孝」的自然情感所推動造成。因為歷朝歷代傳承的傳統精神，就在於「忠」、「孝」二字，所謂「先王以孝治天下」，「求忠臣於孝子之門」，便是一個顯明的例證。

東方傳統文化大抵以儒家學說為中心，儒家所提倡的孝道，除了尊親、不辱等態度行為準則外，就是物質上的奉養了。至於佛教，除對父母師長善盡飲食、衣服、臥具、湯藥等四事的供奉外，更著重心靈的慰藉與安頓（包括勸修佛法、勤行善事等）。

因為佛陀已體證十方三際宇宙的究竟，深知物質的奉養，只能滋益現生，而精神的安頓，卻遠及於未來無量無數劫，故有極大的差別。為人子者對於父母的孝行，若僅在於物質，為滿足父母口體的奉養，不惜多方張羅，即使能得父母的天年，卻可能愛之適足以害之，反而落個不孝之實。真正想對父母盡孝，應勸長輩素食布衣、澹泊物慾、志心淨土，即此一生，以了卻生死輪迴之苦。

佛門所表現的孝義之行，有可歌可泣足資稱述者，筆不勝書。率舉數事，聊供引證。例如《報恩經》說，釋迦如來於過去世為王子時，曾盡獻身肉以療二親之饑；《地藏經》有地藏菩薩往昔為婆羅門女時，曾親歷地獄以救度慈母的事蹟；《盂蘭盆經》曾謂佛教目連尊者設盂蘭盆供超度七世父母。當初釋迦牟尼佛出家學道時，毅然斷捨皇宮的貪戀，以及貴妃美嬪的愛慾；為了表示成就佛道的決心，將頭髮剃除，又把珍珠錦衣脫掉，連馬一齊交給同行的御

馬者帶回皇宮，以謝父王，並自誓說：「若不成就最上正覺，徹證真理，以度一切眾生出離苦海，誓不回宮叩見父王！」由此可知，佛陀的孝心是何等至誠啊！後來，佛陀證得佛道時，他對優陀夷說：「佛本出家，為父王誓，若得佛道，還度父母；今已得佛道，德已成，必當還國，不違本誓。」（引自《普曜經》）於是，佛到忉利天為摩耶夫人說法，以報答母親的恩德；當淨飯王病重時，佛從遠方來看父王的病，並為父王說法，直到淨飯王往生，仍扶著靈柩安葬，充分表現為人子者應盡的孝道。諸如此類不勝枚舉。

近代高僧惠光法師，為救治病篤的慈母，慨然自割肝臟，終使母親得獲痊癒；虛雲老和尚為母親生育自己而亡，老父也因他出家，棄官離世，含恨以歿，而發宏願拜香五臺，求菩薩加被，使他的父母能脫苦海，早生淨土，以報答親恩。此外，常有法師、居士大德，為報答亡親的養育深恩，而禮懺施食，設供修福，為之超薦極樂。

凡此，皆在在顯示佛門發揚孝道的極致表現。

五、學佛青年發揚孝道的意義

忠、孝、仁、愛、信、義、和、平八德，是我固有道德，要建造一個安樂的國家，就需要積極提倡道德。孝為我國固有傳統文化的主要美德，這種發於人類本性的道德，可以感化冥頑，減少罪孽。其實，孝的本質，不僅指對於父母盡敬養之義而已，對自己德性與智能的修養，以及對國家社會的盡忠盡責，也都是具體的表現。故孝的原理，有普遍性與涵攝性，而應用的範圍，亦有連續性與包容性。

凡我學佛青年，如人人能弘揚孝道，不僅可以齊家，且可以治國，故當努力發揚孝悌文化，積極提倡孝道，使人人普遍體認佛儒思想的真精神，使法雨廣被，移風易俗，這實是當前刻不容緩，急待踐履篤行的急務，也正是考驗二十世紀學佛青年孝親的適當時機！

六、學佛青年發揚孝道之方法

如上所述，既然佛教發揚孝道的目的，異於一般世俗，那麼學佛青年發揚孝道的方法，也就有所不同，不過，卻有正確的途徑可資憑藉。以下試引證佛經、高僧大德以及古聖先賢的嘉言，加以說明。

首先，《父母恩重難報經》上說：「欲得報恩，為於父母書寫此經，為於父母讀誦此經，為於父母懺悔罪愆，為於父母供養三寶，為於父母受持齋戒，為於父母布施修福。若能如是，則得名為孝順之子；不作此行，是地獄人。」又說：「欲得報恩，為於父母造此經典，是真報得父母恩也。能造一卷，得見一佛；能造十卷，得見十佛；能造百卷，得見百佛；能造千卷，得見千佛；能造萬卷，得見萬佛。是等善人，造經力故，是諸佛等，常來慈護，立使其人，生身父母，得生天上，受諸快樂，離地獄苦。」《佛說孝子經》上謂：

「觀世無孝，唯斯為孝耳！能令二親去惡為善，奉持五戒，執三自歸，朝奉而暮終者，恩重於親乳哺之養，無量之惠。若不能以三尊之至，化其親者，雖為孝養，猶不孝矣。」《不思議光經說》談到：「飲食及寶，未足能報父母恩，引導令向正法，便為報二親。」《毘那耶律》上云：「若父母無信，令起信心；若無戒，令住禁戒；若性慳，使行惠施；若無智慧，令起智慧；子能如是，方得曰報恩。」至於為人子者，當以五事，敬順父母。《長阿含經》稱：「一者供奉能使無乏；二者凡有所為，先白父母；三者父母所為，恭順不逆；四者父母正令，不敢違背；五者父母所為，正業不斷。」《六方禮經》亦說：「一、當念治生，二、早起令奴婢於時作飯食，三、不增父母憂，四、當念父母恩，五、父母有疾病，當恐懼求醫治之。」《善生子經》上也認為：「一念家事，二修負債，三解誠，四為供養，五令父母

歡。」若能從上述經典所言，依循做去，都稱得上孝行。

淨宗十三祖印光大師說得更具體，其言：「為人子者，父母之德，固宜表彰。其表彰之法，注重躬行，必須克己復禮，閑邪存誠，知過必改，見義必為，明因識果，戒殺放生。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生信發願，持佛名號，自行化他，同生淨土。能如是者，人縱不知其父母之德，而以景仰其人之德，並景仰其父母祖宗之德。以為潛修已久，故有如是之令嗣。否則縱父母祖宗有懿德，人所共知，因其人不肖，必疑其父母祖宗雖有懿德，或復兼有隱惡。否則懿德之門，何為出此不肖之子孫耶。以是知立身行道，即為表彰父母祖宗之德。為人子者，宜如何主敬慎獨，躬行實踐，以期無忝所生也。」除此，孔子說：「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一則以喜，一則以懼。」又說：「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孝子之事親也，居則

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其親。」孟子云：「惟順乎父母，可以解憂。」《禮記》上亦有：「為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故奉侍父母，不僅須在物質上盡求滿足，更要注重精神上的安慰，否則，真如孔子所說：「今之孝者，是謂能養。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豈不僅有孝子之名，而無孝子之實！

七、結 論

俗語說得好，「孝於親，子亦孝之；身既不孝，子何孝焉。」「孝順還生孝順子，忤逆還生忤逆兒；不信但看簷前水，點點滴滴不差移。」故對父母不孝不敬的人，兒女也會依樣對待。所謂「一報還一報」實是千真萬確，絲毫不假。台灣有句俚諺說：「草索拖阿公，草索拖阿爸。」意思是說，父若不孝祖

父，子則不孝其父。據說典故來自有個小孩的祖父死了，他的父親用草繩將他的祖父綑綁起，拖到山頭，棄屍荒野。回家時，小孩對父親說：「這條繩子也應該帶回家去啊！」他的父親問：「為什麼呢？」他說：「將來阿爸死了以後，我好用這條繩子也把你拖到這裏來。」

人子盡孝的道理，既已明白，就當身體力行，因為孝順是齊家之本，尊親原是今日青年所極需實踐的德行，更為佛子應該恪盡的職責。有足夠的能力對父母盡孝道，該感到萬分的慶幸，倘若成了孤子，才想要孝順父母，也只能徒嘆心有餘而力不足，豈不可悲！切莫「人在福中不知福」，若等到「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那就為時已遲，後悔莫及了。🕉

本文整理自《慧炬雜誌》第一百二十六期
民國六十三年十月十五日出版

菩薩，路過人間

● 塵 襲

早上六點被鬧鐘吵醒，簡單盥洗後，換上外出服，就匆匆忙忙趕搭公車上班。雖然路途顛簸、人潮洶湧，勉強擠上車門的我，滿腦子仍思索著今早起床前，連續做的兩個夢境。

生命裡唯一能帶走的禮物

在第一個夢境中，我身處一個陌生的頂樓，感覺像是違章建築。不到十坪的房間，傢俱雜亂堆疊，幾無立足之處。屋裡有透射進來的光線，而其明亮的主因，卻是因為這頂樓少了遮蔽的屋頂。

正愣著，突然聽見屋外傳來東西傾倒的聲響，出去一探，竟是置放在牆角的餿水桶無端倒了下來，桶裡的穢物如洪水潰堤奔瀉而出。當下覺得噁心至極，正

愁這樣的日子該怎麼過時，心頭一驚，就醒了過來。對夢的啟示絲毫理不出頭緒。

另一個夢境裡，映入眼簾的是豪華的裝潢與氣派的傢俱，一室的歐式風格，讓這屋子顯得格外具有貴族氣息。夢裡的我，不時驚呼著。巨型游泳池、健身房、三溫暖、家庭劇院組、室內高爾夫球練習場、網球場等，金字塔頂端富豪能享有的一切，這裡都不缺，幾乎應有盡有。

地方之廣，到醒來前都還來不及全數參觀。我發現偌大的豪宅竟沒有丁點光線，昏昏沉沉，沒有絲毫生氣，像是一座與世隔絕、閒人勿入的碉堡。

事後思惟，好像有了些許啟發。

第一個夢裡的自己，似乎生活在物質條件極差的環境，

一個連最基本的溫飽與生存都成了問題的人，唯一用之不竭的「資源」，只有煩惱與痛苦，對困苦的外境更提不起絲毫的正念，哪裡還有心思探究生死解脫的大法門。

第二個夢似也明顯地警示了另一個問題。當一個人的財富多到無法計數，想要什麼就有什麼，看在一般人眼中，必是羨慕至極，但這卻可能只是讓人無法自覺，而漸漸陷入沉淪的欲望陷阱，彷彿沒有光明照耀的豪富之宅。譬如在天界的天人，擁有積聚善業後所享有的喜樂資糧福報，沒有痛苦煩惱，亦同樣難以產生出離心、菩提心，而在這麼長的壽命長河中，若不思解脫輪迴的修行，待命終之時，恐要隨往昔業力墮落惡趣。試問待在如此的「天堂」裡，如何能起心思惟《阿含經》裡，譬喻人身難得如大海盲龜巧遇木孔的警偈，更別說體悟佛法難聞難遇的可貴，與如理修行脫離生死

變異的迫切了。

想想過去的我，常以有限的知見將自己鎖在自以為的美麗牢籠中，隨著得失起舞。老闆的賞識、同事的讚美、下屬的掌聲，這些名聞利誘所包裝而成的快樂禮物，讓我一度以為這就是圓滿的人生。而夢境似乎重重的敲擊著這一切的理所當然，告誡著等到那天無常上門，才驚覺緊握在手中不肯放開的貪執，此刻竟然一點忙也幫不上——即便微如公車上人擠人的煩擾都對治不了。

佛門警語有言：「萬般帶不走，唯有業隨身。」當生命離開世間，沒有什麼是可以帶走的，惟留八識田中植下的善惡種子，伴隨著我們異身異地，不斷流轉。耽溺俗世的成就價值，也終將成為《金剛經》裡的「夢幻泡影」，徒留大夢初醒的追悔與遺憾。透過幻境的解析，我惕勵自己該開始找尋人生需要著力的重點與努力的方向，也祈願所有眾生生命航程靠岸，回首細覽餘波時，能夠無所恐懼，微笑帶走

自屬的珍貴禮物。

於是，這兩個夢有了自己的答案。

菩薩，路過人間

臨下班，回想起早晨公車人擠人的窘迫，為了讓自己免受二度折磨，隨手招了台計程車，當來車到了眼前，才發覺是輛近乎汰舊換新車齡的老舊車子。上了車，說明地點後，司機大哥斯文禮貌的應答，與他第一眼讓人感覺粗獷的外形相較，讓我的表情面露些許以貌取人的歉意。

穿過幾條街，等候紅燈的同時，他順手撥了通電話，要家裡的小朋友一分鐘後下樓拿冰淇淋，還不忘叮嚀先擺放至冰箱上層，以免融化。語畢，他親切回頭，說是住家就在附近，先拿東西給小孩，等等再按錶計費。

對著後照鏡，我微笑點頭。

車子轉入一棟國宅，司機大哥的小女兒已在樓下欣喜等待，接過了冰淇淋後轉身雀躍上樓。

那一秒，一絲幸福閃過心間，眼前人間平凡的生活，正輝耀著不平凡的喜悅。

「不好意思，夏天熱，小朋友吵著吃。」他按下車錶，嘴角盡是幸福上揚。

「所以，你是好爸爸。」聽了我的讚美，他有些不好意思，笑得靦腆。

行經一座高架橋，一對男女竟公然站在快車道上吵架，在下班時段繁忙、疾速的車流中，行車更是險象環生。心裡還想著是否需要請警察來協助處理時，前座的司機大哥早已撥通手機：「喂，警察局嗎？橋頭有一對情侶正在快車道上吵架，麻煩你們儘快派人來處理，謝謝。」

「嗯，原來你不僅是一位好爸爸，更是難得一見的大好人。」

打從心裡佩服他的善良與正向行動力，做對的事，是每個人都應該要有的自我提醒，更應當要及時、及心。

「呵，沒這麼偉大，就

當是為了交通安全，順道救他們一命。」他朗笑了一聲，接著說：「至於好人就更不敢當了，換個角度想，不也是問題給了我們解決的快樂。說到快樂，前些日子我載著愛心協會的小朋友一起出遊，看著他們天真的笑容，那才真叫人間天堂……」他指著擋風玻璃上協會的字樣，開心分享著。

原來，他平日一有時間，就會撥空去關懷愛心協會裡的小朋友，他告訴我：「雖然生活未必如意，但一看見小朋友們開心的笑容，心情也跟著開朗起來。想想有時還真分不清楚，究竟是我在幫他們，還是他們在幫我。」

下車前，與他分享我也同在社服界工作，他連忙從皮夾抽出一張愛心協會的名片，提及如果有活動，有機會設攤時，務必給

予他們一個機會。

心裡覺得感動，他滿腦子想的似乎都是如何讓別人過得更好。試想，一個總想著別人快樂與否的人，「幸福」，是必然的理所當然。

我一直以為在佛案上法相莊嚴、悲眼垂眉，有珍寶瓔珞裝飾的才稱為菩薩，原來，老舊的計程車裡也看得見菩薩憐憫眾生的慈顏。那麼，市場的小販、街邊賣花的老婦人，乃至於路上瘦弱的乞兒，可能都是慈悲行者為了使眾生能夠離苦得樂而示現的化身。一如為乘客分潤喜樂泉源，載送幸福的司機大哥。

生活中常有菩薩路過人間，願我們的用心，也能成為別人眼中的菩薩，慈悲路過每一個人的生命……



武藝中的禪

漢喬伊著
鄭振煌譯

禪是人間煙火，就在日用平常和工作生命之中。李小龍因為禪而登上武藝的極峰，任運自在出神入化。緊張匆忙的現代人，需要禪的滋潤，更需要禪來點燃那光明常照的心燈。活在當下便是禪的真諦。

活 動 訊 息

歡迎海內外讀者提供各地佛教活動訊息，以為廣宣。

傳真：(886)2-2708-5054 信箱：tow.wisdom@msa.hinet.net

美國佛教會莊嚴寺

時間：11月1日上午十點到中午十二點
 內容：觀世音菩薩出家紀念法會
 地點：2020 Route 301, Carmel, NY 10512
 電話：(845) 225-1819
 傳真：(845) 228-4283
 信箱：bauscym@aol.com

東蓮覺苑弘法精舍甘露禪修營

時間：11月5日至11月8日
 集合：11月5日下午3:00東涌地鐵站B出口
 地點：香港大嶼山地塘仔蓮花臺
 電話：(852) 2405-2238
 名額：12男12女，額滿即止
 信箱：wfcs@buddhistdoor.com

桃園佛教蓮社藥師琉璃光如來聖誕

時間：11月10日至11月16日
 內容：啟建燃燈、供佛、消災、延壽法
 會、頌經拜懺
 地點：桃園市朝陽街12號
 電話：(03) 339-7021

法界佛教印經會水懺法會

時間：11月15日上午八點半至下午五點
 地點：台北市忠孝東路六段85號11樓
 電話：(02) 2786-3022

台南女眾佛學院招生

時間：即日起報名，考試日期另行通知
 考試：國文、佛法概要
 對象：身心健全國中以上畢業之僧俗女眾
 地點：台南縣玉井鄉豐里村74之7號
 (玉井感恩精舍)
 待遇：供膳宿，另備零用金
 電話：(06) 574-3669

佛教弘誓學院《成佛之道》 教師研習營招生

時間：11月16日至11月18日
 對象：至少讀過《成佛之道》而有心推廣者
 地點：桃園縣觀音鄉大同村11鄰121-5號
 電話：(03) 498-7325
 傳真：(03) 498-6123
 學費：全免
 信箱：ming.pan12@msa.hinet.net

慈光山人乘寺傳授八關齋戒

時間：11月28日至11月29日
 報名：即日起至10月31日截止
 地點：南投縣埔里鎮牛尾路1之12號
 電話：(049) 293-2588
 傳真：(049) 293-1252
 信箱：dijtempo@gmail.com



慧炬申謝

慧炬申謝（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止。除註明者外，單位為新台幣，稱呼從略。）

□捐助慧炬雜誌社

3,000元 黃益祥
2,000元 三寶弟子
1,000元 劉文欽

□捐助慧炬出版社

2,000元 陳悅萱、萬義哲
1,000元 傅偉鈴
500元 林靜宜

□助印慧炬雜誌

2,000元 林富慈

□助印經書

5,000元 劉尹雄
2,000元 楊建華
700元 林靜宜
500元 李淑惠
300元 郭美貞、李淑華
200元 三寶弟子

□捐助高中職校清寒獎助金

2,000元 李勝雄
1,000元 林雅芳

□捐助大學論文徵文獎學金

30,000元 高蓉生(高登海居士獎學金)

□捐助慧炬佛學會

1,000元 三寶弟子

迴向

以此功德 消災除厄
增長福壽 心安身健
家庭幸福 社會祥和



經典裡的 少年郎

很久很久以前，
一位深夜逃離皇宮的王子……
開啟了一個充滿繽紛、神通變異的時代……

想知道佛陀弟子阿難陀、舍利弗、須菩提、羅侯羅等有那些精彩事蹟嗎？

想探究為何樹提伽的富貴遠勝國王千百倍嗎？

年幼的小護法如何獨立舌戰其他宗教的大師們？

為何善財童子一出生便帶來許多財富？

為何有人要販賣貧窮，又真的有人願意購買貧窮？

佛經裡的青春少年團仔，

將帶給您數不清、聽不完的精彩神奇故事！

歡迎您與我們一起來認識

這群不可思議的年輕少年郎！

主講 | 張元隆居士 (果靖居士)

日期 | 98年11月14日 (週六) 下午1:50~3:20

地點 | 成功大學光復校區管理學院B1演講廳
台南市大學路1號

(台南火車站後站出口，直走約5分鐘可達)

主辦 | 財團法人台北市慧炬雜誌社

網址 | www.towisdom.org.tw



TORCH OF WISDOM MONTHLY

No.544 Oct. 2009

收件人姓名、地址若有異動請洽：(02)27075802
退件請寄：慧炬雜誌社 10656台北市建國南路一段270巷10號
郵政畫撥：0003484-5 慧炬雜誌社
Web : www.towisdom.org.tw E-mail : tow.wisdom@msa.hinet.net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誌字第1121號
中華郵政北台字第6372號執照登記為雜誌交寄